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三卷第二期

少年
中國
學會
問題
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十年九月一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

中華民國郵務局核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少年世界增刊

日本號

全書一百
六十西頁
定價三角

內容

- 平民藝術的浮世繪
- 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小史
- 日本勞動運動的兩面觀
- 日本思想界的現狀
- 從經濟方面觀察之日本國策
- 中日貿易之比較及未來觀察
- 日本之煤鐵問題
- 日本平民金融機關之研究
- 日本貧民窟之研究
- 日本底保險界
- 最近日本考察底感想
- 留日雜感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我們今年七月一日到四日的南京大會，對於許多問題，在會場上都沒有得着很好的決議，並且因國內會員不多，到會人數不足全體三分之一，就決定了，也只算表示一部分人的意見，不能強全會一致；所以閉會時仍主張繼續在月刊上討論，希望引起這次沒有到會的會員發表意見。所討論的問題，雖以我們學會為中心，但同時是中國多數青年共有的問題，占去一兩期月刊的篇幅，或者可以得讀者的原諒。

編者附識

劉衡如

這次南京大會給我一個最深的印象就是大家都沒有認清什麼是少年中國學會。或是公平些說來，便是各人心目中少年中國學會的觀念各各不同；就每個會員看來，他們各人心目中都有多少精確清楚些的少年中國學會的觀念，但是我敢說，却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各人所認的少年中國學會既不相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同，自然對於特殊問題的意見也就不能相同了。然而假使對於特殊問題竟不能解決，那麼少年中國學會便要成為無裨社會的贅瘤。所以少年中國學會問題的第一個，據我看來，便是「什麼是少年中國學會？」

自然，人人都會說：少年中國學會是個「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團體。但是這句話果然能將少年中國學會的性質明白白顯露出來，使得會內會外的人一看都能明瞭嗎？只怕未必！科學精神是什麼？社會活動的範圍在那裏？這已經是容易引起不同的答案的問題了。至於「少年中國」四字究竟指什麼組織？更是個不能有同一答案的問題。要用這樣籠統的字眼來表示學會的性質不怪要愈弄愈不清楚了。因此要求學會的性質，不能不求之於規約上宗旨條文以外。

人類的行為是多方面的；這是我們所公認的。行為既是多方面的，那就很難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行為一切相同的人。但也因為行為是多方面的，所以也很少有行為完全不同的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就他們行為的公同點聯合起來向同一方向努

力，使他們共同的目標或理想得以從速實現，這就是人類所以結合的根原。這種結合既是因結合的人本着自己的意志而成立，所以的確是種自由社會，和強迫結合的不同。自由結合既根據在行爲的共同點，共同點越清晰明白，結合越活潑有力，共同點越多，結合越密切。但是人類既爲貫徹某種行爲的目的而結合，所以共同點的清晰比共同點的衆多還重要；因爲團體的力量是由會員對於共同點的認識的清晰程度生出。在多方面行爲的人類中，促成結合的共同點當然只求其清晰，不求其衆多，在人數多的團體中尤其是如此。既然人類不能將他多方面的行爲都歸納在一種結合中間，自然也就不能因爲這一種結合而阻遏其他方面的發展。爲某種目的而結合的團體，對於他的分子行爲的干涉權限，只能限制在妨害結合的目的的行爲上。換句話說，團體對於他的分子在非結合的目的的行爲上只有消極的限制沒有積極的主張。不然便是教人入一團體而阻止他全人格的發展失去自由結合的意義。本來人的行爲雖是多方而却在一人的人格中總有些組織。同一組織的各方面不致於十分相背。但兩個組織便准許立在絕對相反的地位了。假如這

兩組毫無結合的必要，自然不生問題。倘如竟有一二方面相同也不必定要結合；便是結合了，也不妨取消，決不能因爲保存一團體而使其中有完全犧牲自己已成的人格組織來屈就他人。由上面所說看來，我們得着二要點：（一）人類自由結合要有一個清晰純一的目的；（二）團體對於會員的行爲，除由結合的目的生出的以外，只能有消極的制裁。

少年中國學會自然是一種自由結合。起初的時候，宗旨雖沒有這樣的冠冕堂皇，然而却還比較的使人容易了解。不幸等到宗旨修正後，因爲含義的涵渾，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解釋，幾幾乎弄成宗旨和會名不符的怪象，——因爲照會名是偏重研究，照宗旨是偏重活動。自由社會的力量既是和會員對於結合的目的的了解程度爲比例，現在學會的目的，既不清楚，學會自然會生出一種萎靡不振的氣象了。況且因爲結合的目的不明瞭的緣故，團體對於會員行爲的關係也就不能有明確的觀念。於是道德方面信仰方面社交方面政治方面的行爲都攔入學會問題成爲聚訟之點。有些會員以爲凡會員一切的行爲都要求與學會有益，所以一切事都取干涉主義。又有些以爲除去與我所以

進這學會的目的有關的行為外，只要於學會無損都可以行。這兩派人的意見既不相同，所以關於會員行為的問題便不能有完美的解決了。推原其故，都由沒有認清學會的共同點，又沒弄清團體和會員的真關係。

但是學會的共同點畢竟是什麼呢？要答這問題仍須承認幾條原理。個人的行為是多方面的；社會的事業也是多方面的。個人不能將全社會的事業拿來作一己的事業，正如為特種目的而結的自由會社不能將不與那目的有關的一切行為統受那會社約束一樣。如果承認團體不過是為某種目的而結合的，那個目的便當然不能是個大而無當的全「社會事業。」因為這緣故，少年中國學會不能不認定他在現社會中所應做的一部分事業。

有人以為少年中國學會的責任是創造「少年中國」，但是「少年中國」四字的意義就不清楚；二年來會務沈滯都由於不知道「少年中國」究竟是什麼東西；倘如大家能有一個清晰的「少年中國」概念，或是大家交換關於什麼是「少年中國」這問題的意見以求一個共同精確的觀念，那便有個明晰的共同點，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會務自然可振作了。

我以為這種觀察雖然有充足的理由，但是忽視了兩件事。第一忽略了事實能力方面。「少年中國」誠然是我們的理想，我們應當有明晰的概念。但是事實上在現在却作不到。既然是個理想，他自然有些模糊。要使他明白精確，非將關於他的一切德它(Deeds)都搜集了來，加以嚴密的攷察和組織，然後才得成功。但是等到理想一成了清晰的觀念時，已經不是理想而是作事的程序了。到那時對於「少年中國」本身我們已經不生疑問，只求實現「少年中國」的方法了。朋友們，少年中國學會是個只實行一種程序而不研究理想的機關嗎？我們誠然要設法實現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但是我們也正在這裏求那個理想的「少年中國」啊！真正的「少年中國」的觀念不是由哲學得來的，不是由科學得來的，不是由調查社會實況得來的；是本着一切學科的結論和社會的實況，參酌世界的大勢，加以個人的判斷得來的。柏拉圖的「共和國」，摩爾的「烏托邦」是我們的先例。然而他兩人的觀念是三五年之間得來的嗎？朋友們，主張要現在有一個明晰的「少年中國」觀念的，確能相信我

們的能力已到了一個具體的表現理想國的地位嗎？如其他們以爲他們的話不過表明清晰的「少年中國」觀念的重要，並不希望現在就有，那麼現在的學會公同點仍然不清晰，會務仍然會疎懈。

第二，在「少年中國」裏面，事業也是多方面的。朋友們既往的背景，現在的事業，將來的企圖差不多沒有二個相同的，即使大家都有具體的表現「少年中國」的能力，對於少年中國中的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社會組織以及道德學術思想的态度都能一致嗎？如其不能一致，仍然不免爭論和分裂的危險。（其實這一層倒不必顧慮）即或到了能一致，或雖不一致而能互相容忍的時候，所得的仍不過是「少年中國」的觀念，而不是學會職責的觀念。少年中國是個含有多方面的組織，創造少年中國決不是一條路道所能成功。少年中國學會在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中還是擔任全部呢？還是只選擇一部分事務呢？就說我們朋友中有好些願意學會擔任全部的事業，但是決不能教每個會員都去作全部的事。於是分工互助便成爲必需。既然如此，學會中必定會生出許多向不同方面發展的小團體。因爲所從

的事業不同，方法上自然也有些不同。朋友們中有些歡喜全會一致的，到這時將怎樣呢？容忍罷，與自己的意見不同，不容忍罷，理性說不通。固然朋友們未必如我所說的這樣堅執，但這種情形不是毫不可以發生的。倘不幸果真發生這樣情形，以致有衝突時，朋友們何不想一想創造少年中國不是一團體所能擔任，何況一團體只取一條路呢？我設這個極端的例子，原只是想表明在少年中國學會裏只能求一個最低的共同點，團體對於個人的要求只能以遵守這共同點爲限，至於別的行爲，只要不妨害這個共同點，都可以不問。然而我想用創造少年中國作我們的共同點，即使我們的少年中國觀念已經清楚而同一了，仍然是寬泛的，各注重不同方面的小團體向各方活動，即使有效果，也只是許多小團體的效果而未必是全團體的效果；何況我所信，現在我們正在研求的時代更易因意見不同而發生爭辯，因學識未充足而主張容易更改呢？如我們所知道的，結合的目的的範圍愈小便愈清晰，結合上便越有力量。朋友們，創造「少年中國」既然是太泛，我們何不縮小範圍，認定創造事業中的一部分去做呢？我們更何不老實一些承認我們現在是求「

少年中國」這理想由模糊而成清晰，而不是唯一去實行一種程序呢？

朋友們，與其要馬上從事創造少年中國的全體，大而無當，何如認定一部分事業還可以實行呢？與其希望會員萬能對於事件事都要有意見，何如讓他專精一業作少年中國內的一個工人呢？我們看這個結合的名稱既然嵌了一個學字便知道發起這會的人當初的主意了。再參攷原來的宗旨和現在的宗旨，再看一看會員的地位，那就知道這會原是個注重學術的團體。但是我們相信學術要有人格作後盾的，所以有關於道德方面的規定。將學術和人格並重是我們學會的特點。我以為這是不可消滅的。自然關於道德方面的問題有許多是現在沒有解決的，我們不能作武斷的解答。但是我們至少可公約幾條消極的規定，作會員們消極的義務。而對於不在規定的範圍內的行為，當然沒有積極提倡的權利。說到學術當然不是讀死書，凡可以促進學術的事業如研究所圖書館這類事業自然是可以作的。若是將學術的結論實現在事實方面，只要不背學會的精神自然是不應禁止的，無論會員間所實現的事務如何不同。就我個人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的意見，少年中國學會是少年中國內的學術團體，目的在創造少年中國內的思想，但是現在還是在研究的時代而不是以全力實行的時代。自然創造少年中國不單是靠思想，個人的興趣不僅是在學術。但以這個結合而論，只限在這一點罷了。

本着這意見，我以為此次大會中所討論的問題有些便有些出於這目的以外了。自然這些問題本身都有價值。不過我以為我們這會既不為解決這些特殊問題而設立，何必一定要個一致的解決，或以大多數意思強迫少數人丟自己主張呢？譬如主義固然是需要的，但何必在社會主義波爾希維主義上去辯呢？我們所要求的少年中國的學術界應有種什麼精神呀！又如宗教應否存在，有無價值，確是個值得嚴密討論的問題，但何必強迫宗教信徒出會呢？至於政治問題，我不信政治是能離開社會活動的。若為反對舊政治，怕會員加入後喪其高尚的品格，我不懂為什麼會員彼此不能相信有一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品格。倘使竟喪失品格，不有關於人格的條文限制他麼？又何至因噎廢食呢？在我看來這些問題都是值得狠深的研究，然而都不是這個結合的目的所在。討論他門未始不可。但若想得一個正

式的一致結論以此發生重大衝突而致妨礙學會進行時，未免有些不值得。

據我個人的意見，覺得現在切實一點的問題，還是學科研究會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我以為第一各研究會要有組織。第二各研究會員每年至少須作兩篇報告。不作的，作為漠視會務。就事實看來，會員們差不多全體和教育界有關係，至少讀書的佔一大半。一年作兩篇文字或者不致於有難處。假使我們於學術研究上有些供獻，那我們便對於創造少年中國有些成績，倘使能繼續下去，未嘗不可使將來學術界有點光明。我們雖然不能見一個少年中國完全實現，却總見了一分。何況學會外的事業正多，能容我們作為的更不少呢？朋友們，何妨試一試呢？

自然我說的話有許多謬見，我也不希望人說我不錯。但是我希望朋友們注意幾件事：(1)人類的自由結合總是為一定目的的；(2)會員關於結合目的以外的行為，只要不違背結合的精神，團體不能干涉。並且我希望朋友們能想一想下列的幾個問題：

- (1)少年中國學會是否自由的結合？如是，結合的目的是什麼？
- (2)少年中國學會對於創造少年中國的事業，還是擔任全部，還

是一部？(3)若是一部，這一部是什麼？(4)少年中國學會在現今究竟是應注意研究呢？還是實行？(5)學字是不是我們的最大共同點？如其不是，究竟是什麼？

六

邵爽秋

我在未談正文之先，要向會內會外諸同志說幾句誠懇的話。「世界上無論辨什麼事，要希望有好結果，必須公開出來討論。公開的益處，在能使人明白我們的真相，對於我們的短處下些鍼砭，並且給我們許多批評，供我們參考。我今天，在月刊上同諸位討論，就是本的這層意思。不過我希望會內諸君，不要誤會以為宣布學會的內容，便妨礙了名譽；又希望會外諸君，也不要誤會，以為本會的內幕，原來如斯，因此對於本會失望。總望諸君對於我公開此事的意思，表充分的同情，然後我所說的話，始得無罪。」

本會結合的要素應當是什麼？

本會成立的根據，我可說一句測度的話，要有一大半建樹在目的熱忱上。那就是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憤於現今社會之

黑暗，乃欲作一種有組織的結合，以創造少年中國。至於少年中國是樣什麼的東西，他們並沒有想到。所以過去的前半年間，會員間的通詢，和所發表的論文，大概是空空的說少年中國——梁紹文在南洋演講的稿子上和惲代英的「怎樣創造少年中國」上皆可看出——從未有說到具體的少年中國是怎樣。到了去年暑假後，南京方面的同人，才發生了這個疑問「我們祇說創造少年中國，究竟少年中國是什麼？甲會員的理想少年中國，容或是過去的德意志；乙會員的理想少年中國，容或是現今的俄羅斯。所抱的理想少年中國不同，何能在一種旗幟之下，做創造的事業？」因此我當時就建議，用一種調查的方法，調查各會員的理想少年中國，然後統計起來，看主張德摩克拉西的有多少人，主張社會主義的有多少人，主張波爾希微，安那奇的有多少人，然後才可以定出一個共同的理想少年中國。南京同人大概贊成此議。不過後來進一步想了一想，本會各會員所抱的主義，非常複雜，彼此爭執，必不相讓，徒然鬧得四分五裂，不如不標公同主義之爲妙。後來我個人又覺得沒有結合的共同要素，精神上終久不能滿足，因此寫了一封信給全體同志，提倡不以

主義爲結合的要素，而以「學」爲結合的要素，信裏有一段說道「同志中討論到「怎樣創造少年中國」，輒覺不可無一種固定之主義，爲進行之標準，然所謂主義者，吾實不知其內容。德摩克拉西乎？波爾希微克乎？安那奇乎？抑採取各種主義斟酌中國之情形，而另行創立乎？京滬及各地同志，關於主義之必要，言之詳矣，而於主義之內容，則從未提及，即言之亦曖昧不明，夫不言主義，則亦已矣，苟既言主義，而又混沌其辭，各以意會，豈諸同志已有所謂主義與現今政治社會相衝突，不便宣布耶？抑尙無成竹在胸，猶待磋商耶？此則余所大惑不解者也。依余之意見，吾會既以學標明，則共同之主義，即不在學上做工夫。即巴黎諸同志，亦以「吾人共同之目標，固非少年中國會，而乃少年中國「學」會也爲言，然則吾學會諸同人，又何必於學之外，更求所謂主義耶？上次舜生致余書，略謂無一定之主義，意見必致紛歧，甲辦學校，欲養成爲資本家供奔走之人才，乙辦學校，欲養成勞動者之良友，終必無和諧之希望。此語亦誠不錯。然此乃少年中國會之問題，而非少年中國「學」會之問題，苟欲以解決少年中國之主義爲解決少年中國學會主義之前提，則吾會必立釐分

崩之禍。蓋吾會友所抱之主義，至爲複雜，有抱德摩克拉西主義者，有抱安那奇主義者，有抱波爾希微克主義者，更有抱大同主義而打破國界種界者。苟吾人不在「學」上做工夫，而汲汲焉，這惟少年中國之是爭，則此主義不同之會員，必不能同立於少年中國學會旗幟之下，而分崩之現象，可立在目前。夫因主義不同而分崩，未必不是吾會之好結果，然吾輩既已本協助分工之旨，設斯會以創造少年中國，則分崩離析，必非各黨結合之初衷。故吾以爲吾輩不必在學外做工夫，只須抱定「學用」二字，去做。各在中國學術界上，做一分貢獻，我相信我們理想少年中國的學術界，必不像現在的學術界這樣黑暗。無論日後的少年中國變到怎樣，總歸學術這樣東西，是不變的。故可以做我們的共同目標。那就是我不立主義的主義。諸同志如疑吾言，不妨各述其所抱之主義，試較勘其內容，如有一致之主張，則吾亦不妨犧牲不立主義的意見，而從諸君子之後。」我發過這一段議論之後，克仁兄謂吾輩既因所抱主義的分歧，不能得一共同之標準，而同時又覺得主義不可少，則何如根據本會會員所公認的信條，再把他們的內容，一條一條的分析開來，就定名爲少年中

國學會主義呢？克仁的意見，與我的意思可算同一用意。後來代英到了南京，又同我談到這個問題，他的主張是以「做事」爲根據的，所以他同我辯了多時，覺得除去學術之外，事業也還要緊。而且實際看來，學術與事業，有時不可分開。我的意見經了他的影響之後，就約略改變一下，主張以「學術」「事業」爲共同結合的要素，而不專在「學」字上做文章了。此次開大會討論主義的時候，我就根據這層意見，同大衆爭辯，大衆不聽，一定要定立主義，我亦無可如何，但看他們吵了好久，終以所抱的主義不同，不能得同一之結論——果被我猜着——代英出而排解，提倡取消主義的說法，另立共同遵守之最低限度。譬如說「不多妻」，「表同情於第四階級」，「大概是大家公認的，那就可定爲共同遵守的最低限度。代英的意思，與克仁所主張的殆相彷彿，不過我那時候因受了意見紛歧的教訓，對於此點，很爲懷疑，未表贊同，未及一刻，果有人出而反對代英的主張，爭論非常激烈。繼又有腦筋穩健者，出而調和，謂我們不必多作空論，不妨把具體的事體，一一的議決下來，經大家公認之後，匯湊起來，那就是共同的最低限度了。大衆聽了這話，很爲贊同，乃繼續討論「教

治活動，「宗教信仰」，「自由戀愛」等問題討論政治活動問題的時候，一方面的主張，以為如附有適當條件，亦不妨從事政治活動，他方面則以為在現今這種腐敗政治之下，萬萬不能加入，雙方爭辯，至以去留相爭終未能議出什麼結果；討論宗教信仰的時候，一方面則主張各種教徒，一概不得入會，他方面則主張果其人人格高尚，學術深邃，亦不妨介紹入會，爭執的情形與前相同；討論自由戀愛問題的時候，一方面則絕對反對多妻，他方面則主張絕對的自由戀愛，因離婚的困難，雖陷於特別情形之多妻，亦宜原諒之，爭執的情形，亦與前同。我看了這一番情形之後，乃斷定不但我們學會裏不能定出共同的主義，並且共同的最低限度，雖要定出一條，也是萬辦不到。因為我們學會會員的意見，非常複雜，斷無統一的希望，譬如八十個會員中有七十人贊成政治活動，有十人反對，那這十人當然出會，祇餘七十人。此七十人中，有六十人反對宗教徒加入，有十人贊成，此十人又出會，祇餘了六十人。循此以往，倘使我們要定出五六個共同標準，那本學會的人數，便廢了一二十人，還成什麼會呢？有人說我們欲協力辦事，非犧牲意見不可，意見不可犧牲，其他豈可犧牲不

知在學會裏犧牲了意見與平常犧牲意見不同。平時友朋間因意見爭執，兩不相下，有一方面犧牲了意見，於他將來的行為不發生什麼影響。在本會裏犧牲意見，譬如說順從大多數的意思，不贊成政治活動，那一生一世，就要遵守這個標準，不加入政界，一入政界，便要受大眾指摘，這不但犧牲了意見，並且犧牲了一生行動的自由。倘使有一個人被五六條極低的限度束縛住不得自由，那豈不是痛苦極了嗎？所以在我的意見看來，其他皆可犧牲，意見不可犧牲。——在開會的時候大家以去留力爭，大約就是為的這個道理——意見既不可犧牲，那就不得不出於分裂。欲不分裂，只有不求共同的主義，及共同的極低限度，而以「學術事業」做結合的要素之一法。我那天晚上同代英討論到此點，代英亦有同感，對學會的前途，狠為悲觀，乃於次日開會的時候，提出緊急動議，怎討論，樣分裂。本會我亦提議不規定道德的要素，我的意思，以為本會過去的精神，全消磨在消極的道德方面。如歐洲會員一封警告的信，評議部通過的拒絕宗教信仰的人加入案，以及干涉加入政治活動，確定學會主義等等，皆含有消極道德的意味。要知現今青年的思想，大為變遷，舊道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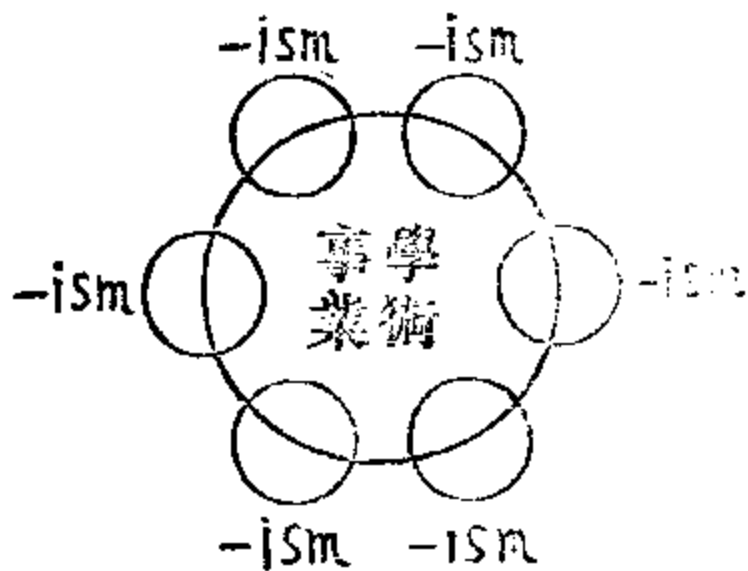
標準破壞，新道德的標準未立。道德這樣東西，既無實質之可言，又那裏能做我們結合的標準呢？所以不如把道德的要素，完全取消，不管他是否宗教徒，不管他是否加入政治活動，祇要他能在學術事業上有一部分的貢獻，而人品又不卑污，都是我們的同志。我這一番話，與代英分裂本會的提議，同一苦衷，皆是一種反動。我的本意，並不要把道德的要素取消，乃是鑒於找不出公同的標準，徒滋紛擾，故不若去之。之為妙。代英的意思，也不是要分裂本會，乃是因為本會的情形，已有不得不分裂之勢，故不如及早籌分裂之法，以期補救。但是我們倆的意見，大眾皆未容納，他們的意思，以為倘使分裂，那就等於解散，倘使取消道德的要素，必有多人做不軌的行動，學會的聲譽，將完全掃地。不過依我想來，無論如何，照他們的見解，都不會有好結果。我以為我們學會的前途，只有四條路：(一)解散；(二)仍照舊有的情形，渾渾噩噩的向前走，其結果奄奄無生氣，等於無形解散；(三)照代英的提議，及早籌有組織的分裂，將來分道揚鑣，各樹一幟，比之無結果的解散要好得多；(四)照我的辦法，將道德的要素取消，只要他能在學術事業上做一分的貢獻，其個人的行為，苟非大逆不

道，我們斷不干涉。這四條辦法，第一第二兩條大家一定不願意。第三條大家更不願意，我看還是第四條較為妥當。或者有人反對以為照我的辦法，一定有許多人做出駭人聽聞的事，我看却不然。因為我們在社會上做人，除去學會的關係之外，還有其他種種方面之關係。潔身自好的人，斷不因脫去學會的一種關係，而肆行無忌。品行卑污的人，雖有學會關係的約束，也是無用。所以關於私德方面，應由私人負責，學會全體可不必十分過問。或者又有人要說我們學會在社會上素有虛譽，一旦解去道德的束縛，竟有人發生不名譽之事，豈非於全體的名譽有礙？我以為這話全是虛榮自尊心的表現。我會友最大的缺點，就是以純潔的團體自相標榜，以人格的保險公司自命，而實際上又不能個個做到十分純潔，完全無損人格的地步——人格的內涵意義是怎樣尚不可定，此仍就我們一般人的眼光而言——因此通常小小失檢的事體，在別的團體裏發生，社會上尚沒有覺得，而在本會裏發生，社會上一般的人遂相駭怪，以為所謂十分純潔人格保險的團體，竟做出這種事！要知本會既以學標名，當然，是學術的團體，斷不是一種進德會，或是道德學社，在我會員因

不。應。以。道。德。純。潔。的。團。體。目。相。標。榜。在。社。會。也。不。應。以。純。潔。道。德。的。團。體。責。望。本。會。而。且。再。進。一。步。說。所。謂。「純。潔。道。德」究。竟。拿。什。麼。做。標。準。我。會。友。一。年。來。互。相。責。難。互。相。並。勉。的。皆。是。根。據。於。社。會。的。毀。譽。開。口。說。引。起。社。會。的。非。難。閉。口。說。使。社。會。失。望。其。實。現。在。中。國。的。社。會。可。算。是。舊。道。德。的。保。險。團。體。我。們。拿。他。們。的。毀。譽。做。純。潔。不。純。潔。的。標。準。那。就。不。啻。變。成。舊。道。德。的。奴。隸。諸。同。志。呀！我。們。做。了。一。年。多。舊。道。德。的。奴。隸。知。道。沒。有。我。們。現。在。最。大。的。職。務。就。是。要。脫。去。舊。道。德。的。束。縛。使。社。會。上。責。望。於。我。們。的。地。方。不。在。道。德。而。在。學。術。事。業。而。我。們。會。員。間。互。相。責。望。互。相。並。勉。的。地。方。也。不。在。道。德。而。在。學。術。事。業。所。以。我。主。張。把。道。德。的。要。素。超。出。學。會。規。定。以。外。而。以。學。術。事。業。為。我。們。結。合。的。要。素。我。覺。得。拿。學。術。事。業。做。公。同。的。要。素。最。大。的。利。益。便。是。能。同。時。容。納。許。多。不。同。的。主。義。在。同。一。旗。幟。之。下。各。自。發。展。使。本。會。既。不。得。因。主。義。紛。歧。而。解。散。又。不。得。妨。礙。各。會。員。之。個。性。一。舉。兩。得！只。有。照。我。的。主。張。能。夠。辦。到。諸。位。同。志。呀！我。們。須。快。快。打。定。主。意。倘。使。你。們。不。照。我。的。辦。法。我。看。將。來。的。結。果。不。出。於。有。形。解。散。使。出。於。無。形。解。散。說。到。此。地。我。也。不。忍。往。下。寫。了！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本會將「自由戀愛」「多妻」「離婚」種種說在一塊，係根據當時會場討論所牽涉的範圍，閱者不必以辭害意。編者識。）



（說明）學術專業不必做的一樣。只要各主義在他的範圍之內各自發展那就得了。

王克仁

本學會這次在南京開常年大會，到會的會員雖少，而討論的問題却多。自然有好些問題，我都有點意見；不過看見這些問題，無論怎樣討論發表，我不信能有怎樣的完滿解決。所以引得我

要發一個怪問，就是學會不應該把這些問題都要拿來討論。求個解決？

我想去。想。來。倘。若。本。會。的。性。質。是。在。學。術。我。們。就。可。專。集。一。些。想。從。事。學。術。以。創。造。少。年。中。國。的。人。來。盡。創。造。少。年。中。國。一。部。分。的。責。任。除。學。術。以。外。我。們。就。不。當。問。我。們。會。裏。儘。可。以。組。織。各。種。學。術。研。究。會。或。是。自。然。的。或。是。藝。術。的。或。是。社。會。的。總。之。不。外。乎。學。術。少。年。中。國。學。會。不。過。是。各。種。學。術。研。究。會。的。一。個。總。名。使。各。種。學。術。都。得。因。有。這。個。少。年。中。國。學。會。而。有。密。切。之。連。絡。親。愛。之。互。助。倘。若。本。會。的。性。質。是。在。事。業。我。們。就。可。專。集。一。些。想。從。事。事。業。以。創。造。少。年。中。國。的。人。來。盡。創。造。少。年。中。國。一。部。分。的。責。任。除。事。業。以。外。我。們。就。不。當。問。我。們。會。裏。儘。可。以。設。立。各。種。事。業。的。團。體。或。是。教。育。的。或。是。實。業。的。或。是。交。通。的。或。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總。之。不。外。乎。事。業。少。年。中。國。學。會。也。不。過。是。各。種。事。業。團。體。的。一。個。總。名。使。各。種。事。業。都。得。因。有。這。個。少。年。中。國。學。會。而。有。密。切。之。連。絡。親。愛。之。互。助。再。倘。若。少。年。中。國。學。會。是。認。學。術。事。業。並。不。可。分。開。或。不。必。分。開。都。想。包。括。在。內。這。也。可。以。不。過。我。總。以。為。少。年。中。國。學。會。是。個。總。名。或。者。就。是。空。名。他。不。過。是。各。種。學。術。各。種。

事。業。連。絡。的。機。關。而。已。他。也。不。必。因。那。一。部。分。人。有。甚。麼。主。張。就。強。各。部。分。人。都。依。從。他。也。不。必。因。某。一。部。分。學。或。事。而。榮。或。又。某。一。部。分。學。或。事。而。辱。這。是。說。少。年。中。國。學。會。要。想。做。個。萬。寶。瓶。的。意。思。不。然。少。年。中。國。學。會。的。目。的。宗。旨。就。應。該。極。簡。單。而。又。簡。單。或。者。說。我。們。本。會。是。專。反。對。有。一。切。任。何。宗。教。信。仰。或。做。任。何。宗。教。教。徒。的。或。者。說。我。們。本。會。是。絕。對。認。現。在。政。治。不。良。不。到。本。會。或。他。人。將。現。在。政。治。改。良。以。後。不。能。從。事。政。治。活。動。的。或。者。說。我。們。是。不。許。人。戀。愛。自。由。或。專。提。倡。戀。愛。自。由。的。或。者。說。我。們。本。會。是。專。重。甚。麼。主。義。的。總。之。目。的。既。極。簡。單。宗。旨。既。極。明。瞭。我。們。會。務。進。行。的。步。驟。也。就。可。以。循。序。着。手。我。們。的。精。神。才。能。貫。注。自。然。會。員。要。對。於。這。個。極。簡。單。極。明。瞭。的。宗。旨。不。相。合。了。便。干。涉。他。革。除。他。都。無。不。可。若。一。個。人。的。生。活。本。是。多。方。面。要。由。一。個。會。完。全。限。住。他。不。但。是。做。不。到。而。且。也。不。應。該。照。現。在。本。會。情。形。看。來。學。會。要。問。人。的。求。學。問。題。做。事。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戀。愛。問。題。政。治。問。題。等。等。真。是。多。到。極。點。無。怪。乎。難。找。幾。個。百。事。同。意。的。會。員。質。而。言。之。對。於。學。會。方。面。我。主。張。先。要。把。學。會。的。性。質。弄。清。楚。再。預。擬。一。個。會。務。進。行。的。方。法。這。是。很。緊。要。的。至。於。這。許。多。個。別。

的問題，都看學會的性質如何再說。

前面是講我對學會大體的意見，至歸論到我本身，也得自己把學會所已提到的問題，表示一點意見。

我對於政治活動的問題，是主張不限制的。不管是現在的政治，或將來的政治，都儘可活動的。其理由：

第一，現在的政治雖壞，然我決不敢說，凡從事現在政治活動的人，都是壞人，或者就減輕些說他是一個小人。那麼，任何會員要去從事現在政治活動，我斷不向他說：你去一定變壞，那從事現在政治不會壞的人決不是你。有些反對政治活動的人說：某人從事政治活動時，是如何好，從事政治活動以後使壞，所以我們的會員，也就不能從事政治活動，這簡直是不合邏輯，而又侮蔑會員人格的話。我們怕會員從事政治活動而喪失人格，祇可盡朋友之誼，勸導相商，聽不聽可祇看會員自身，學會斷不能禁止的！我還相信良好的政治中，也可使人變壞的。若果真不相信會員，那簡直不管是何時的，政治，都不能去活動，去這做得到嗎？果爾！學會裏對於學法政的人，一定要禁止入會！

第二，有人又主張說零碎的無計劃的加入政治活動，易失敗，

故不可以。要我們可以大隊的有計劃的加入之時，再來加入，這

種話我更不相信。我不曉得怎樣是零碎的，怎樣不是零碎的。我也不信一定可在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大隊的有計劃的加入。試問我們的會員，都要政治活動麼？我們要加入的政治活動都相同麼？能有一種什麼政治機關，在一個時候，可以全讓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去包辦麼？萬一就真有這一天，就信有這一天，試問我們的學會，有怎樣的預備？所以我主張那個會員要加入政治活動，他儘管去加入。果然加入的多了，自然有可望攜手改革的一天。一面我們也儘可研究，儘可想方，怎樣可使多有加入的？怎樣可使加入的有力量？我們要在政治上怎樣進行？然則不獨不當限制會員現在去政治活動，還要鼓勵呢！

第三，若果真是信現在政治界壞到極點，不可加入活動。那麼，現在中國的各界，都是不干淨的！各位！處處都可使你們的人格喪失啊！你信輿論界就好麼？你信教育界就好麼？你信實業界就好麼？你又能調查得盡說那裏的教育界實業界輿論界是干淨的，才可加入麼？他界如也不干淨而不限制，而獨於政治界苛求，未免不公罷！

總而言之，我決不贊成預先就估定一個不好的觀念去量度事業。限制人生的活動。

再說宗教信仰抑或宗教教徒不得入會的問題，我更覺得多事。歐美各國，其國不禁止人有宗教信仰，不禁止人爲宗教教徒，其國還是有大科學家，少年中國學會，又何必替少年中國這樣的空擔憂呢？況且有宗教信仰爲宗教教徒的人，就壞麼？就不有學問麼？就無人格麼？少年中國學會，容量之小，抑何至於此？極學理方面，我實在不願談，我祇想事實上無論如何，人人對於此事，都應該有絕對的自由。

天氣這樣熱，事情這樣多，我的意見略略發表了一點，也可不必再多說了！說得不對的地方一定不免，我是極願意受會員指教的！

十七，二十，閉封。

張聞天

這一次我到南京參與大會有二種目的：一則聽聽會員間對於少年中國學會的意見；二則見識見識本會的會員。

并且未去之前我早有二種成見：其一，即這種大會對於本會的宗旨和信條等根本的討論，是不會有結果的；其二，即這次大會所可以解決的問題不過是那些現在過渡時代實施的辦法。我在南京逗留了三天，回來覺得很滿意。我做這篇文章的 *impression* 就在那個時候種下了！

(一) 少年中國學會之誕生

我不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所以對於少年中國學會怎樣會產生的問題，當然不能十分知道。但是他大概經過以下的歷程，是可以說的，我現在把他略寫在下面。

自民國產生以來，中國內部弄得昏天黑地，不見天日，更兼歐美資本主義的影響，加速度的侵犯進來，把中國人的靈魂根本上搖動了，破壞了，於是中國人一直從水平線直滾到深淵之底！這種情形在稍有覺悟的青年看來，當然是不能耐的，於是鼓起他們的熱血，想對於現社會謀改革了。再進一步即連絡幾個同樣有這種感覺的人，成爲一個團體，少年中國學會也就此呱呱墮地了。

但是在這歷程中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這個團體的結合

的動機是在乎一種模糊不明的感覺，簡單一句話是對於現社會不安想謀改造的感覺。這感覺可以說是產生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動力，使無此動力，少年中國學會是不會產生的。請諸君注意，少年中國學會的產生不是爲了一定的，明瞭的一個目的而產生的！

(二)少年中國學會之少年期

少年中國學會自誕生之後，經過會員的努力和社會情形的變動，也一天一天的發展滋長，到了現在，會員一天一天多了，社會上對於我們學會的期望也一天一天迫切了，於是少年中國學會就長成到了少年期，對於那產生本學會的原動力的目的和功用，也不能不一問明白了。像一個小孩長到十七八歲時對於產生他的活動力的目的和功用就不能不探究一下，就是她一定要找一個人生觀去立足於天地之間。少年中國學會亦然，他非找一個人生觀不可！

什麼是少年中國？少年中國學會的目的何在？這些問題，凡少年中國學會會員都日夜自問的。但是少年中國是一種理想，各人的知識不同，經驗不同，自然他們的理想也不會相同的。至於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少年中國學會的目的自然在實現這種理想。現在理想還沒有一定，這學會的目的自然也是徒托空言，無濟於事的！

但是在這裏我們又要注意，這一時期是各會員向光明的地方摸索的時期，各個會員都能摸索，就是我們學會的進步。一個人生在世，能找求人生觀的人，總比不找的人好的多，一時找不到人生觀固然會產生煩悶，但是除非變態的人，決不會因爲一時找不到人生觀，就會破滅人生。少年中國學會亦然，我們雖找不出他的明白的解釋，但是決不會現在就要破壞少年中國學會。

(三)少年中國學會之未來的壯年期

以上略說少年中國學會的經過情形，現在憑着這種趨勢，試略略推測其未來，也許這種推測是錯誤的。

在這一個時期，各人的學業和經驗也更其充足了，各人的生觀也更其確定了，各人的事業也大概專門了，各人對於少年中國和少年中國學會的目的的見解自然也比較的明瞭和分明了，并且大家知道，創造少年中國是多方面的事業，已不能強各人同走一途，自然不能不分工了。但是分工還需有互助的，分

工愈細，互助愈密，所以分工不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破裂，是少年中國學會更經濟的，更有效力的向多方面發展。

出了這種大路的觀察和預料，可見有許多議論是不成問題的。我們現在除會員間相互聯絡之外，揀能夠做的，大家做上去。并且同時對於「少年中國是什麼」等問題，好好的求一個解答，就是好好地創造少年中國的理想，這理想就是我們以後的主義，是切合於中國的社會情形和人民的好的心理的，不是閉着眼睛像玄學家的討論「本體是什麼」的。一等這理想創造成了，少年中國學會就是用分工互助的方法達到這理想的團體。固然，理想是沒有一天能夠達到完滿的境界的，但是至少我們可以找到一種傾向，做我們共同的目標。進一步說就是我們將來找不到一種傾向，或者所找到的傾向 Tendencies 互相衝突，那末這種團體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但是我想我們團員之間，決沒有這樣的不同！

我的立足點已明，我現在想談一下現在我們所最切要的問題了。

(四)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與道德問題

少年中國學會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所組織成的團體，所以少年中國學會的生命力和戰鬥力，完全依賴於少年中國學會的各個會員的實力充足。假如沒有這種充實的，有生命的會員，少年中國學會就是有很好的外表，博得人家的喝彩，也不過是一塊金字招牌，一上人生的大戰場立刻就會收績下來。請問這有什麼意義？有什麼用場呢？

我們一定要把我們的生命充實起來，我們自己一定要立足在堅固的磐石上，伸手救人才不至於自己倒下河裏去。我們曉得生命充實的人，就是有人格的人，所以我們說我們的人格至少要修養到高出水平線以上。我前幾天說：「我始終相信一個人的主張和行動，如其希望對於他人有絲毫的影響，有一分的效力，非有高尚的人格不可，沒有人格的人們，不配談什麼運動，主張什麼主義；就使配談，配主張，也休想對於他人有什麼影響和效力。」

人格怎麼會高尚的呢？第一要緊的我以為還是要養成一種不為聲色勢利所誘惑的心，保存天真的明淨的心，用這種心去

觀察事物實行最合理的判斷，那就不會有墮落的行為發生的了。我們學會裏，不為勢利所迷的人，也許比較的多些，但是為聲色名譽所迷的人，也許還不少。我始終不相信為聲色名譽所迷的人，會比被勢利所迷的人高出什麼。五十步百步之差，用不到互相譏諷！

所以我希望我們本會的會員，不要專門向外界注意，拿一部分精神的光明，去光照內心，發現那隱藏於黑暗中的惡魔而去！我們記着，和人家陷於同一弊端的，我們是不配笑罵人家的！

(五)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與政治活動問題

要政治活動的人，一定說我們要改造政治，一定要鑽到政治堆裏去活動。這在理論上也許講得過去的。但是我要請你自己靜下來，仔仔細細反省一下，如以下的問題都能完滿的解決了，那末你去罷，不然以不去為妙，白白把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拋棄，實在是可惜的。這問題如下：(a)我這次去活動到底抱有那一種目的，有沒有受某種慾望的支配？(b)我這種人赤手空拳的跑進去，能夠對於社會有什麼貢獻沒有，能夠感化他們而不受他們的同化嗎？(c)我能夠不受小自我支配，奮身不顧嗎？

所以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能夠實行政治活動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我總希望他們看清楚，不要為了別種誘惑，把眼睛花了！現在本會已有實在政治活動的人，他們假如能夠對於我所設的問題滿意的解答，那也沒有什麼要緊，如其不能只能做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那末為自己，為社會，還是下來的好，拿這種精力向別方面消耗罷！

(六)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與戀愛問題

我最厭聽，明明是娼妓和嫖客的行為，一定要拿什麼社交公開等名詞遮蓋上去。我不大相信現在自稱社交公開的男男女女，除了解決性的問題之外，會想到對手的人格問題，對於社會上有怎樣影響的問題等的。(罪過，我說了許多關於事實上的話！)

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發生戀愛，無論其為肉體的或是精神的，第三者是不能干涉的，並且也不會有問題發生。等到一個男子和二個以上女子或一個女子和二個以上男子發生了戀愛的關係，才有問題發生。這種戀愛關係的問題，局外人是不能推測的，是不能了解的，如一個男子或一個女子和二個以上的女子

子或男子發生了問題，那末也只好由他們自己去料理，少年中國學會斷無干涉的理由。

不過有幾點我想我們大家應該注意的。凡已結婚的男子或已嫁的女子，如夫婦之間起初是有愛的而現在沒有了，或自始至終沒有過愛情發生，那末爲增加人生的意義起見，可以和第二個女子或男子發生精神上的戀愛。

如其一個男子或女子已有妻子或丈夫，而因爲不能滿足他的肉慾起見，再到外邊去找求。這是不應該的。所以凡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對於要發生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應該勸告的，并且這種事實給社會的惡影響很大，我們也不可不顧慮到。

（七）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與宗教徒問題

這問題其實是不成問題的。宗教問題我們固然應該把他當爲一種很重大的問題來研究，但是不許宗教徒做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是完全沒有理由的。說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應該入會嗎？那末這宗教心是精神上的東西，那裏能去限制他，管束他呢？難道有了宗教信仰心，就不是好的人嗎？就不配和我們攜手嗎？其實世界上無論那一個人都有一種信仰心，沒有信仰心就不能

生活。科學家找出世界上—部分的現象是依照了自然律運行的，就相信世界的實在是電子的運動，物理化學的世界是他們的實在，是世界的究竟。宗教家找到世界上—部分的現象是依照自然律的，但不是全部的，他們相信世界上凡百現象不過是一種象徵，是一種精神力的表現，他們把精神力命名之謂神，柏爾格森命名之爲「生之衝動」，泰戈爾命名之爲愛，其他如叔本華，哈脫曼則名之爲目的或無意識的意志，裴希脫謂之理倫的表現，雪令則謂之藝術的表現。其實都是差不多的，難道我們只容忍前者而不容忍後者嗎？我們沒有理由！（我還相信後者哩！）

其次說守宗教的規律者，如基督教徒之受過洗禮者，不得入會，那末我更不懂了。難道行了這種儀式，一個人就腐敗了嗎？既沒有理由反對宗教信仰心，那末，反對有宗教信仰心後而實行宗教之規戒者，當然也沒有理由。

不過假如有崇奉宗教爲達到私人的手段的人，那什麼辦呢？請看：

（八）介紹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問題

這一條我們已經議決過，即凡了解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并且對於少年中國學會的行動和計劃表示充分同情者，就得爲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但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是什麼，少年中國學會的行動和計劃是什麼，這都沒有明白表示出來的問題。那末，道在這期間，就不要介紹會員嗎？不然的。

我以為我們介紹會員還是用「純潔」、「儉樸」、「實踐」、「奮鬥」四信條爲標準爲佳。雖是這四條不能包括一個人的善的方面的全體，但是無論何人我以為這四條是必備的資格！雖有其他善良的地方，而不是備這四條者，我敢說這一點善良是靠不住的。

但是這四信條因各人主觀的見解而有不同。在我以為純潔，在你以為不純潔，這又什麼辦呢？這又涉其介紹人的問題了！

我以為介紹人最應該注重的就是不要拌入半點感情，半點慾念，那末一人看爲純潔的，自然他人也看爲純潔的了。

開話說得多了，我想我的話就在此終結！

一九二一，七，二三，上海。

余家菊

某不敏，敢以最沉摯的心靈，最簡短的言語，指出吾會所由而呈出不穩現象之原因，在「所望太奢」。此語涵二義，試分別言之。

一爲對於學會之希望太奢。我作此語，學會同人必有嗤我以鼻，而太息曰「家菊之器小哉」的！實在我很願同人行細思量：吾會之範圍縱令宏大如海，是否即能把創造中國所必需之人材而一一容納之？吾會之主義縱令包羅深厚，是否即能把創造中國所必需之活動，與方策，與精神而兼蓄之？以我之愚，則祇有應答曰：不能！既然不能了，則吾會之所作爲，祇屬分功之一部。吾們即儘可不必以自己之所獨信而強變爲學會之所共信。吾們亦儘可不必定欲人人於學會主義之外別無活動。吾人儘可各以其所信，再與會內乃至會外之具有同一的信念者結爲其他之團體。吾人儘可於學會同人之所共信外，再與別人另造其他之共信。大可不必以爲祇有吾會是純潔團體，是必要團體。此種以吾會爲唯一砥柱的觀念，是我視爲第一要改變的。

一爲對於朋友之希望太奢。我們其所以要朋友，自然是在學業之切磋，品性之砥礪，事業之提攜。如果不此之圖，交友何益？不過人之不同，有如其面。知識愈高，個性就愈發達；個性愈發達，則彼此強同的可能性就愈小。我們明白此理，就當知道要會員事都步調嚴整是不易的——或者說是不可能的。想把八十多會員都變成一個一個的死黨，我祇有笑其愚妄。然而這並無妨於交友結會之本意，因爲祇要有協力的地方，就配得上稱爲朋友。這種想個個會員遇事皆有共生死同走趨的妄想，是我視爲又一要改變的。

我想，若是各家把這一點認定了，許多閒言語，就都可不必說了；許多無謂的氣，也都可不必嘔了。因此，歸根到底我提倡：

於學會內外，各以各之所信，去組織各的會社，而大行「兼差」主義。

於會員之外，各以各之所喜，去結合自己心目中的至人，而大行「多愛」主義。

至若吾會呢，祇是一個有限公司！

此外，會員相待，宜有信賴的誠意，不可徒爲立法上的約束。假

使對於某人信任時，儘可直捷了當地請他出會；既然允許他在會，却又想種種策略防範他，這究竟是什麼滋味？

七廿四，開封一師暑假

楊賢江

(一)我主張我們會員應該承認少年中國學會是個在中國向着光明方面進行同時是個反抗國內惡勢力的團體——雖不能現在就做到，却須人人心里相信能夠做到。爲此，我主張我們學會要有引起人注意的某種特殊的色彩，不是爲標榜，是爲扶植一種善勢力，叫別人也增些胆量來抵抗惡勢力的橫行。並且我相信至少也可以給惡勢力的蔓延以一種阻礙。

(二)我以爲政治活動不是絕對不許參與的。不過我國目前的政治，大家曉得是壞透了，自然不好去「同流合污」；却是從事革命，當然是應該的。或者一個人十分相信有把握，可以在現狀的政界裏做改造的事業，那也未嘗不可容許。總之，我對於政治活動的意見，是着重在活動者其人的用心和能力，不是不可以參與的話。

八月一日

沈澤民

以下都是我個人對於少年中國學會的感想：

集合一個團體而能以團員間有那麼濃厚感情與公開人格，是中國團體生活上新發生的好現象——這現象是我在南京大會時看到的。

但是友情不是團體的惟一要素。因而少年中國學會終於不免碰見了困難了。

大凡一種會，若非以一明瞭的主義而相結合以求共同協力去實現這主義的，只好是一種本共同向上的熱力，共同研究理想中未發現的共同主張的團體。前一種是實際行動的團體，後一種是研究學術的團體；前一種是以信仰為主，後一種是以懷疑為主。處在中國現在這種懷疑空氣充滿一時而又急迫地需要實際行動的時代，難怪產生實行與研究的大混淆的團體。但是這兩種趨勢到底是不可以並立的，在少年中國學會的行動上發生困難是必然的事。而又因為學會介紹會員時大概是以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意氣相投——即同具高尚人格而不背向上精神——結合的，加入的人對於學會的精神上難免有的認定了社會運動有的認定了研究學術也有的徘徊於兩者之間。會員思想上各不一致是這團體的實際困難一。

個人行為與團體行為本來是可以明分兩途的。但是少年中國學會與專主行動或專主學術的團體不同：他兼是一個道德的結合的團體。學會在道德一方面的結合彷彿光明運動一般，他將以個人的光明及團體的光明射進黑暗的世界裏面；因而道德分子在學會精神內又是三鼎足之一。但是因此也使學會的進行陷於困境，這困境就是：萬一會員的行動發生似乎不道德而又似乎道德的，即以結果和動機來判斷竟難明分曲直的行爲來，團體將如何去控制他呢？這是學會進行中第二個困難。每每有時團員自己的期望很高，社會的屬望也很大，而團體的事業竟不能滿足這種期望與屬望；這種境地也能使團體的進行逢着困難。固然，說說是容易，打破這種困難的法子是要團員大眾努力，但是或者有些時做事業的障礙的竟是由於團體的組織團體的制度；這却入於組織的問題了。

我看少年中國學會的困難大概都包括在上列三項之內了。思想不統一，團體行動與個人行動間沒有適當的調和，事業難以進行三項之中有一項不得解決終歸能使團體破滅，就是說踏上了從前許多失敗團體的覆轍。

對於這三種困難的解決的意見我要分開來說：

只有個人對團體負責任，沒有團體為個人負責任。就是說，團體不把他的精神來遷就個人的精神。個人的道德精神有不合團體時，個人應當改過或出會。據我看，若非個人把全付精神全付事業交付給團體時，即個人行動全聽團體指揮時，個人行動與團體行動永遠不能一致。設或不然，團體只好在責成個人對於團體的責任而外，不干涉個人一切行動。這是我對於第二個問題所抱的意見。但是這在少年中國學會全是辦不到的。因為少年中國學會自身若有明確的主義，對於一切社會問題都有一定的見解，那麼團體就可以指揮個人，但是少年中國學會是以「詩一般的」空洞的向上精神和理想世界為精神的，一切問題都在研究之中啊！更不幸的是現在世界當一切道德失去標準的時代，這時代中有無數新傾向各是其是，少年中國學會

既不是代表衆傾向中的某傾向，而是挾着懷疑態度對於一切傾向的，那麼怎能控制團員行為的一致標準呢？學會連對於 *Deontology* 的思想還不會有一定的態度，對於個人行為如何能判斷呢？

第三個問題既然是依賴於組織，當少年中國學會不會有明確趨向以前也是難以解決的。當未解決時，可能的或者只是叢書一項。

歸根到底，還是第一個問題是根本問題。這問題的要點是：若少年中國學會果是學會，思想不統一不成問題；若少年中國學會果然還有事業的性質，那麼非思想統一不可。在純粹的學會中，思想統一所以不成問題，是因為純粹學會的性質在乎研究討論，以互相衝突為要，思想越不純粹，成績愈好。但是純粹變做學會是否少年中國學會的本意呢？固然有許多會員早已認定少年中國是個學會，有許多人雖主張社會運動也仍願加入學術研究。但是是否可以因為我們在會務進行上發生障礙而遂自己縮小範圍，由「好社會的活動」一變而為學術的研究呢？或者我們調和兩方意見，分工辦事，讀書的人自去讀書活動

的人自去活動罷？但是沒有一貫的主義怎樣可以使同會中這部分的人贊成那部分人的行為呢？

萬一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對於現代一切理想的衝突，都沒有解決的方法，而又澈底存着懷疑態度——那是個個人必經的時期——那麼少年中國就純粹可以成爲學會，而對於實行都該擱起對於道德判斷都該放棄；學會就止有唯一精神：學者態度。萬一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個個人都各有一個信仰或主張或主義，而八十個會員各人各面目，那麼行動判斷是不可能了，但我要問：這八十餘人以何因緣而結成一體？可知他有共同的地方。這共同點，除了章程上的信條而外還有一個最重要之點，這一點是學會的名字所暗示的，就是大家都隱隱約約地想要來地球上中國境內盡一部分的力把老年的中國改造成『少年中國』。

在昏昏沉沉的現在中國，本此同志而來相結的人只有八十餘——極少的少數。散在這團體以外的同志的人也不在多數。但是在將來，時機成熟的時候，這種願望是要普遍到全中國四萬萬人口的。若果講到實行改造，僅靠這一點志願相同就可以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結合團體，那麼全中國四萬萬人是一個大團體了！所以我以爲主義上的不一致實是分裂的最大原因。

能否使八十餘不同主義的會員變成同主義，這一點不是我們自己所能解決的；因爲這件事像個人解決自己的命運一樣。獨有一層：在不知改造的中國而有少數想改造的人，這少數人是否應該結成團體以促醒大多數人改造的志願？我以為這是必要的。從這一層我得到下面的結論：少年中國學會終不免分裂而現在不當分裂，當分裂以前所應該做的事便是預備將來一個有準備的堂堂皇皇的分裂。

那麼現在我就該說出我希望少年中國學會在這數年之內所該致力的方向了。在純粹學術文化的方面少年中國應該盡介紹的責任，不管會員思想以及會員所介紹的思想互相衝突不衝突，我們總是忠實地儘量介紹給國內。在社會事業一方面我們應該儘量去參加，這種參加的方式，或是個人的或是團體的，都可以；或主一種辦法或主他種辦法的，也可以；共同的目的只是促起社會的覺悟。人家笑我們自相矛盾麼？任他笑去。少年中國學會的特色就在能充分發揮他複雜的主張而同時保守

一致的向上精神。在一個大社會之內，改造的行動和主張是複雜而且矛盾的；在小社會的少年中國學會之內，其複雜而且矛盾不妨一樣。不過我們要顯給大社會中的人們看看我們具有這樣矛盾複雜的內容，却仍能以友誼的感情很可驚的把全體會員聯絡一氣。這種榜樣正是我們的一種貢獻啊！

至於個人行動的問題呢？我們要把我們道德的光明射進黑暗的世界中去，不能不在這一方面發露一種特別的精神。我認定在這種地方法律的制裁是沒有效力的；我們不能把一切社會事業衡量審定他們那件可為那件不可為。在這種地方只有一個常識的辦法，就是友誼的勸告。我們為什麼要捨棄這種充滿了生命的至誠情感之力，而去乞靈於死板的法律的權威呢？我敢說：在至誠的空氣之內可以轉移迷途的靈魂，即不然，也能使迷途的人們自己退出學會。

我再綜結全篇的意思在下面：少年中國學會在目前有他適當的行動範圍，便是不去求解決現在理想之衝突中一切問題，而把全力用在表現和促醒一切衝突，使他們向着理想中未確定的目標走去以求將來的大解決。少年中國學會的特色便是

在同時包容一切衝突的觀念，而在這紛亂之中找出一條向上的道路。

陳啓天

少年中國學會在過去兩年中，以文字鼓吹的力量，在社會上稍有虛名，幾有以為本學會實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個團體，而本學會的會員也有以此自負的。似可見少年中國學會前途將有極大的希望了。然在本年開大會之前，無論會內外人士多以少年中國學會將有瓦解分裂之虞，及到開大會，果意見大相衝突，幾無解決的方法，俾代英因此即有怎樣分裂的提議，即可見當時爭論的激烈。我因此想到少年中國學會已不免成為過去的少年中國學會了。未來的少年中國學會不能維持，更不能發展，已成一個極大的問題。假如少年中國學會只關於本身，或關於社會而為有價值的細胞分裂，非僅屬於無意義的物質瓦解；那末雖消滅或分裂，一點也不可惜。然而從事實上看來，少年中國學會的問題實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問題。質而言之，少年中國學會前途，實關於中華民族前途。少年中國學會如從此消滅，

雖中華民族未必即從此消滅，至少總失去一個爲中華民族前途努力的團體。這不是我們自己吹噓自己，或者他人還有來期望我們的。

推原少年中國學會發生，不外一種反過去的精神，換句話說，就是要應清中國不振的病根，而創造中華民族的生機。這種生機的要點有二：

- 一、團體生活。
- 二、社會活動。

這兩種生機實經數十年改造中國的經驗，與迭次的失敗所得的教訓。『五四』以後的思潮，要以這兩種生機爲中樞。本學會具備這兩種生機，也多少。可以說含有時代產物的性質。各會員提倡或加入本學會，也多少。可以說含有時代產兒的性質。因以上兩個原因，所以有些會員或因學識進步，或因地位改變，對於前時代產兒所標舉的時代產物，自不免發生根本疑問。少年中國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少年中國學會是個什麼團體？社會活動應作何種解釋？各個會員的修養境地，興趣既多不同，自然各人的答案完全相異。甚至答案的文字相同，而意義却相去霄壤。少

少年中國學會本身成了問題，其總因即在於此。這種疑問，從一方看來，是好的現象，改造的希望，即由此而起。又從一方看來，不免又是惡現象，消滅瓦解或將見於事實了。

更進一層說來，本學會成了問題的原因，多少是中華民族的根性上，與學會本身發生了根本的衝突。中華民族的根性慣於個人生活，缺乏團體生活，偏重政治活動，忽略社會活動。偏重個人生活，則團體生活自無發展的希望，偏重政治活動，則社會活動自少努力的機會。少年中國學會前途，即在這兩種勢力的消長如何。吾因此推得少年中國學會前途的危機，也不外兩種：

一、純粹講個人生活，漠視學會，至好的不過成了一個知識階級的學者，在實際上不能做事，也不知道做事壞的就不免假借學會以圖利個人的嫌疑，絕無所貢獻於學會了。

二、將政治活動包括在社會活動之中，或將社會活動包括在政治活動之中，與現在政治過於接近，過於遷就，失去固有的精神，大則將學會變成爭權奪利的政黨，小則將個人化成鮮廉寡恥的政客。不但無益於社會，並無利於個人。

因學會前途有這兩種危險，所以學會有改造精神，更新空氣

的必要。以我所見，有兩事要急於決定，而共同遵守：

第一認定本學會的特別性質。

本學會究竟是個什麼東西？與他種團體特別不同的性質，又在什麼地方？有人以為本學會是個純粹的學會，只專注重學術。足了。那就不免成了一種知識階級與普通學會無大差別。所以學會外有批評本學會，已將成一種知識階級的結合，將無實益於平民階級了。或雖有益，而非充其量，以灌溉平民。這是一個危險。有人以為本學會應該是個純粹做事的團體，自然事是要做，不過但做事，不求學，或做事沒有學術的根基，事業必無真正的改進，或繼續的革新。所以又是一個危險。更有認本學會為一種修養上的保險團體，這誠不錯。不過一個學會在修養上保險，就難以使大家的精神始終貫注，而有積極建設的現象。這又是一種危險。總之這三種說法，我只承認都有一部分的理由，但都不足舉出本學會的特別精神與性質。不求學，不足以言做事，不做事，也不足以言求學，不修德，更不足以言求學，與做事。學術是事業的指導，事業是學術的證明，修養是學術與事業的保障。三者可以並舉，而不可以偏廢。所以我們大家第一要認定：

少年中國學會是學術團體，事業團體，又是修養團體，這是他的特別性質。

第二確定會員最大多數的最大希望。

原來本學會的宗旨，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這即是從前最大多數的最大希望，也即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根本信條，為一切特殊精神所寄託。然而到了現在有的嫌他過於空泛，沒有顯明的主張，不足以齊一步驟。有的嫌他過於狹隘，使會員的行動有所拘束，不能自由。前說重在主義的一致，後說重在活動的多方，其實主義固要一致，活動也要多方。在活動多方上，主義必求一致，在主義一致下，必求活動多方。我們所爭的，與其說在主義的一致，不如說在主義一致到何等；與其說在活動多方，不如說在活動多方到何等。原來宗旨，廣義說起來，何嘗不是一種主義？標明社會活動，又何嘗不是多方？然而因時代的變遷與境地的改變，或嫌其泛，或嫌其狹，要各有一面的理由。依我看來，不如暫保持原來宗旨，不加過於狹隘的特殊主義，致已成的團體，不能維持發展，或雖可以分為數小團分途前行，而其力量又過於微弱，也不擴充社會活動的。

範圍到政治活動範圍內。致原有的特殊精神，漸次完全消失，成爲非驢非馬的團體。

本學會的特殊精神，在反對現在政治活動，而從事社會活動。王光祈兄和其他一部分會員已再三說明，而在今年開大會時，竟以多數贊成政治活動，這是一種很可注意的現象。細究起來，所謂政治活動，所指也大不相同。有指現在政治的，有指革命的，有指革命後各人理想中的政治的，更有指第四階級政治的。第三種意義至第四種意義與其說是與第一種意義相同，而贊成政治活動，反不如說與社會活動相同，而反對參加現在政治活動。因爲主張社會活動而反對現在政治活動的，對於革命或革命後各人理想中的政治，甚至第四階級的政治，並非一定反對，或者還有贊成甚至參加的，也不能說絕無其人。換而言之，反對政治活動的惟一着重點，在未實行革新以前的現狀政治絕對不可參加而已。其故非完全否認政治，不過以我們書生，非先變節不能插入現狀政治，也非變節不能久於現狀政治。即令因變節而稍有成就也，恐不大經濟。總之參加現狀政治，既不利於學會的前途，又有損於個人的人格，不如完全限制，尙能保持原有

的特別精神。

一個學會總要有個共同的精神，爲團體意識所貫注，爲會員最大多數的最大希望，也只能求最大多數的最大希望形成團體意識。所以討論宗旨的或主義的問題，應注意兩事：

一、極端嚴格的主義。難求多數一致，致兆分裂瓦解。不如暫時拋棄，或別圖自由發展。

二、極端寬泛的活動。多方也難求多數一致，失去團結的精神。活動太多方了，絕無一致可言，勢必陷於渙散。所以不如從極端多方活動之中，稍加以限制，以圖鞏固團體。不然，只有自由去發展了。

我們確定宗旨既應顧慮以上兩點，而本學會各會員的個性非常發展，也不可不略顧及。所以我個人主張暫時保持原來的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而加以嚴正的解釋，方才可以達到最大多數的最大希望。

假如大家多不滿意於原定宗旨，必欲標明一種什麼主義，以便做活動的標準，那我建議於「科學的精神」增加「民主主義的精神」或「民治 Democracy」的精神，以表明我們第一步的態度。

至若更進一步的態度，當稍待時日，再求決定。

要而言之，科學的精神，是我們的方法；民治的精神，是我們的態度；社會活動——不含參加現狀政治，是我們做事的範圍。少年中，以是我們理想的目的，要實現我們的理想目的，在社會活動中，其要着在急於籌備創辦我們的共同事業，以寄託我們的共同精神。

王光祈

(對今年七月南京大會的提議)

(一) 按照會員終身學術終身事業表，速組織某項學術某項事業研究會，參加非會員。

(二) 將月刊改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藝三種專門性質之雜誌，仍用月刊名義，每年仍出十二期，惟每期皆出特刊號，三種各出四次，每次卷面上標明某某特刊號。(如自然科學特刊號之類) 三種編輯由各地會員分任，每次特刊號之後，附列「創造少年中國問題」——包含社會問題修養問題等項文字，及「學會消息」兩欄，由上海編輯。

(三) 學會不標某種主義之籠統名稱，而對於將來之政治組織

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及其進行步驟運動方法，皆加以極具體之描寫。如果此種具體描寫之組織及方法已為同人所贊成，將來即以此種組織及方法作為本會對於某項事業進行之方針。換言之即本會主義。

(四) 本會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今年大會時須加以極明確之規定，倘有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

(五) 除討論學問之通信在月刊發表外，所有關於討論會務及個人生活之通信，由執行部收集編訂成冊，寄與各處會員傳觀。傳觀路線，先國內，後日本、美國、歐洲、南洋，仍寄回執行部保存。

(六) 會員出國者，日衆，國內會員又復散居各地，故最近四年內之會務，只希望下列六種。

(甲) 整頓少年中國月刊。

(乙) 編輯叢書。

(丙) 組織學術或事業研究會。

(丁) 力謀會員間之相互了解，如傳觀通信之類。(此事由執行部以全力辦理。)

(戊)擴充國外通信事業之類。(如通信社及私人特約通信之類由國外同人以全力進行)

(己)介紹會員。(由評議部以全力注意此事)

(七)四年之後。本會事業分二種。

(甲)地方基礎事業

小學校
農村
譯書事業
編輯少年中國
兼任地方上各校之教員——附業

正業

(乙)都會宣傳事業

各校教員
各報新聞記者
國外通信員
各工廠之工程師
加入其他社會事業之活動

(說明)甲項事業為少年中國之基礎。其精神全在由於自辦。其地點以湖南或安徽江北為善。因須具備三條件。(1)民風淳樸而剛健。聰慧尚居其次。(2)交通便利然後始可影響他處。(3)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地方須稍有風景可玩。否則過於乾燥不耐久居。

先辦一半工半讀之小學校。並租田十餘畝為自耕之計。收入不敷。即以譯書或任他校教員為補助。

小學校三年之後。即擴充為中學校。又四年之後。即擴充為大學。同時籌辦工廠。大學生仍是半工半讀。

農事若有進步即擴充為新農村。

少年中國月刊即在此地編輯。此地即作為學會永久通信之地點。亦即本會之大本營。全會目光均應注意此處。

大本營既立。然後多多物色本地同志。進而為改造全省之計劃。我們至少每年要拿一兩個會員巡視各縣。

只要把一省辦好。便可以立國。其餘各省但求其同情可也。一年之內。改造省城空氣。三年之內。改造全省空氣。十年之內基礎已立。再進而改造中國。

我們會員中願從事甲種事業的。大約至多不過十餘人。但是若此十餘人始終不懈。必可達到目的。

我願當一位管理小學校庶務。及農場經理。與各縣巡視其他十之七八之會員。大概都是乙種事業人才。乙種事業之精神在

會員投身於一切已成熟之社會事業。改造他們內部的空氣。戰而不勝。即退回大本營。徐圖再舉。

甲乙兩項事業之會員。可以隨時調換。否則每年亦須給甲項會員以旅行各地名勝之假期。以資休息。

(甲)項事業是利在人才集中。(乙)項事業是利在分布得寬。兩者均不可偏廢。

今年大會須製定四年內及四年後之事業計畫書。由會員分頭任定。或為甲。或為乙。然後彼此又專從實行上計畫。

若不注重地方基礎事業。則我們的改造必與戊戌辛亥一樣。或者還不及。

上海辦日報之事。非俟地方基礎事業穩固後。不可輕易實行。至多亦只能先發行一種週刊。

少年中國於四十年之內。必可出現諸兄不要嫌日子長。就是五十年亦值得得值。

鄭伯奇沈懋德

(對南京大會提議
因遲到不及提出)

評議員諸兄：

我本擬趕月底前起身回國，以便與南京大會。現在監督處款尚未到，致遲遲不能即行，深恐將來愆期不歸，先將我的意見寄上，若開會時我不能到南京，便請諸君提出討論為盼。

(一)關於本會組織

(1)本會以科會及地方分會為根本機關，為一種 Federation 的組織。

(2)科會由志望的會員組織之，科目不僅限於會章所規定。

(3)科會得提倡種種事業，且該科會以外之有志會員，亦可參與。

(4)科會得與他團體聯絡，并共同活動。

(5)地方分會須極力擴張。

(二)關於本會雜誌

(6)各科會得發行該科會專門之雜誌。

(7)仍以少年中國月刊為本會機關雜誌，而定內容如左：
以中學生程度之讀者為對象

(甲)論說 如對於文化運動之批評意見等。

學術 以常識必要者為限，科學專用之作，不在此列。

(乙)通信 每月各地駐在會員報告所在地情形之通信。

▲文化運動消息 以國內為限

▲世界大事記 記載各國政治社會各方面之要聞

(丙)▲本會消息

會員私人通信

(丁)專稿 將來擬出專書者，科學專門之稿，亦在此登載。

藝苑 詩，小說，游記，戲曲之類

丁欄印刷宜加特別意匠，以便讀者可以裝訂成冊。

(8)會員每年供稿之最低限須規定之。

(9)▲號者須以專員編輯。

(三)關於出版物

(10)本會叢書由各科會議決編輯方法。

如必要之書而會員無人擔任時，可請會外專家擔任之。

(11)編輯委員經理編輯事務。

(12)叢書之外，會員之著作本會亦可代為刊行。

(13)會員外有欲本會代為出版時，其書須由本會委員或科

會審定之。

(四)關於介紹會員

(14)新會員由各科會及分會推薦。

但推薦者須二人以上。

(15)被推薦者須經評議員會之調查及許可。

(16)推薦者及評議員須負連帶責任。

(五)關於其他會務

(17)不良會員須淘汰之。

(18)會員行為不與本會信條衝突者，不得干涉。

如信仰戀愛等

(19)本會會員將來在各方面各地方活動，相互間須有根本連絡。

(20)將來入社會後欲不為惡俗所化，從前舜生光所提議之「小組織」宜為具體之研究。如能籌備實行方法尤為所望。

以上是前幾天我和懋德兄合商的意見，也許有不合之地方，敢請評議員諸兄向大會提出以供參考。

沈懋德 鄭伯奇全啓

六月二十三日

李璜

我要對你說的主要意思是：

我們該當注意思想的革命。

我們知道中國在二十年內，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廣義的）都是要經過的；鬧得來亂七八糟是意中事，外人干涉是意中事；那時候或者愈黑暗；殺人放火的事實，奴隸牛馬的日子，比現在更要利害幾十倍。（這個理由我在此不對你說，因為你已經看見了。）那時我們的同志不知道已經犧牲了好多！

到那時候，我們沒有了希望嗎？

我們有希望。我們應該靠甚麼去繼續奮鬥，走出黑暗？

我們應該靠我們預備下的嶄新思想的人才。

我們怎麼樣去預備？

我們該當注意革新思想的事業。

我們的同志討論社會革命，未免太馬克斯派一點，太偏於經濟生活一方面了。我願意大家向思想上留意。

我們對於中國的革命，如果只注意經濟生活，未免太樂觀一

點。如果沒有一種被環境淹不盡掃不滅的精神思想上的存儲和滋生，我們終歸於失敗；我們現在一切活動——一切費盡心與力的有益活動——都是曇花，我們現在一切希望——新建設的希望——都是幻夢。

這回南京大會，大家都狠注意討論宗旨問題。

不錯的，要我們大家意志如一，拿共同的目標來。要我們大家向一條路上活動，拿活動的範圍和程序的單子 *Programme* 來。我們各人該當去思量一個。

不錯的，我個人曾經仔細思量（你們的單子來了之後，我還要思量的。）我們的共同目標不外革命兩個字罷。（因為在二三十年內，我們的七零八落的建設簡直都沒有希望。就使有希望，大半都放在沙灘上，一個大浪便捲起跑了。）

若從說革命的範圍和程序，我個人的想法，就是先政治的不如先社會的，先社會的不如先思想的。不先從思想革命下手政治和社會的革命都是不穩當的，都是要翻來倒去鬧個幾十回的。（無非替幾個人，在歷史上出點風頭罷了。）鬧了幾十回之後，還是要從新由思想上下手。我們何必走這個轉路呢。（我知道

政治和社會的革命轉眼就要來的熱血的同志們還是有去犧牲的。他們將有的犧牲，也有他們的是處和價值。不過他們如果願意後人能夠繼續的犧牲起去，一直到找着光明。那嗎，便該當一面先做這思想革命的事業了。

并且要思想革了命，才有一切真正的改革。唉！共和已經十年，中華民國的國民有幾個知道『人權宣言』上說的甚麼東西，有幾個感着人權的必要！像這個樣子，我們便動手譚甚麼大組織小組織未免早了一點罷。法蘭西三次革命以後，爲甚麼再不出皇帝了？請注意 V. Durruy, J. Ferry 的教育和 W. Loussean 的工黨。現在俄國列甯未嘗不是爲工人設想，爲甚麼幾乎全國工人都要反對他起來？（列甯也狠留意教育和思想的傳佈，但是遠水不救近火了。）可見革命并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業，也并不立刻快意的事情。

舜生兄，我們安心些罷。如果復了辟，我們還是認定我們的思想革命。如果再有了洪憲皇帝，我們還是那樣做。如果政治和社會革命鬧得火熱，我們還是那樣做。我們不變志，不苟且，不斷聲，不息息。我們死了，一定有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好後人，繼續着

向黑暗中奮鬥，終久達到我們的希望。我們有甚麼算不過賬呢？（節錄寫給舜生的一封信）

五月二十六自法國南省蒙北里野

沈 怡

此次南京大會最主要的議案，而又值得討論的，不外政治活動問題，主義問題，宗教問題三種。我是參預大會之一人，當時徵求到會意見，還是舉過手，表示贊成或反對過來的，定有一部分的意思可以說。不過我所坐的船，八月十三號，就要出，離今只有兩天光景。舜生叫我在這中間，趕出這篇文章，自己知道未免過於草率忽略一點。

第一、政治活動問題 這第一節所講，乃是政治活動問題。諸位同志！你道我此篇何爲而作，緣我對於這個問題，頗有許多要講的話。試舉目一觀，歷來青年，墮落幾許？而揆其大半，都是因爲參加現代政治運動的結果。照此說來，我們莫非就此視爲畏途，相戒不入罷了嗎？我的意思，却又不如此。但是效飛蛾撲火的奮鬥態度，任你一萬個進去，包管你一萬個墮落了出來，墜於已

往失敗的原因，也就不可仔細研究一番了。

一、爲什麼加入的人會墮落？第一句就要回答的話，就是現代的政治勢力圈本來是一個黑暗恐怖的環境，習慣移人，以致近朱者便赤，近墨者便黑。這個原因，顯而易見，並不算十分重要。依我的感觸，爲惡爲善，俱在個人。但是無論何人，其初敢說無不有向善的趨勢，已往墮落的衆人，其初何嘗不有一部分抱着改革的熱忱；然一入其中，本性全移，這必定另有他故。據我所知，生活問題是個大原因。我國素重家庭制度，所以一家人口，大小小，多則三四十人，少則也有十餘人。照現在狀況看來，以社會上寄生蟲之多，有職業者生產能力之薄弱，全家賴於一人的現象，往往可以看見。他如早婚的關係，使人還不能自立以前，早已被其拖累，時日俱進，子女益多，生活的壓迫，既如此其極，凡屬此種人，便不能不想盡方法滿足他的慾望了，這也是人情所必至，無可爲諱。然而人的慾望是永遠不會有滿足的日子，這其間所以纔有許多危險伏在裏頭。如果從正路上沒有方法可求了，那時候有修養的人，墮落的可能性，還不至於十分大，而一般意志薄弱的，就會什麼都不顧，竟有人格可以不理，生活必須滿足的情

形。唉！這般講來，便由生活的關係，牽涉到修養的問題上來了。果如此說，以生活問題狼狽固和修養工夫很深的人進去，總該不至墮落了罷！然而又不盡然，沒有組織，沒有團結，還是要失敗的。以上是墮落的證斷，我們看準了病，然後可以下挽救的方法。

二、保險墮落的方法 我們知道毛病出在生活壓迫，無修養，無組織三種情形裏面，就得對症發藥，想一個安全避免的方法。第一我覺得無論何人，尤其是我們少年中國學會同志，管他學哲學也好，文學也好，工也好，農也好，以及種種都好，但是必須在他所專的科目以外，有一種可以自立，不必依賴人的技能。即如就我個人而論，學的是土木工程，他的範圍是很大，做起事業來也是很大，然而要成事，非得希望國家，或是公共團體用我不可。本來在光明的政治狀態底下，有什麼不可以，但是令人於此恐怖黑暗的環境裏頭討生活，當然已經有些不情願，不過我是不主張見他迴避的，但是不敢說他日的奮鬥，能一定成功，所以不得不留一個退步，就是爲個人人格的保險，因此便立意兼學建築，以備他日萬不得已時，有獨立的可能。做一個建築匠，大概生活問題也就不怕恐慌了。這不過是我個人現定的計畫，寫出來

供大家參考。記得去年所填的一個終身事業表上，有終身維持生活的方法一項，這確是有重要的關係呀！第一層的危險，只要每人各有了獨立技能，就可以設法避免。第二層修養一項，在生活問題十分穩固以後，也就容易許多了。好在我們學會的四大信條，所謂奮鬥、實踐、堅忍、儉樸。早皆彰彰在前，而且沒有一條，不是極好的教訓，同志們祇叫格外留意一點。（我看儉樸尤其要緊，因為種種罪惡，都是由於不能儉樸製造出來。）必定可以得許多助益，墮落的危險，又算多了一重保障。依次第三層便當論到組織問題，此節和隨後的主義問題，有莫大的牽涉，因此留待下論。

第二 主義問題 講這個問題以前，我先說我一年來思想的變遷，去年夏天那時候我正畢業，還不能算脫離學校生活，因放假之便，來到北京，參預過幾次常會。有一天就聽張申府兄談到學會是否應有主義的那個問題，我當時就想，我是一個學工的，就目前論，不管什麼主義，怎會與我相干呢？自此以後，我也便慢慢進入社會裏來了，一年之中，我在私人事業下面做個事，公共事業以及現代政治範圍下面也做個事，是沒有一處，不于我

以很大的感觸。改革已是刻不容緩，但是大家自己沒有一個主張，一個目標，怎便起手呢？在此就會感覺到有主義的需要。有了主義，組織就不至於有問題，組織不至於生問題，第三層的危險，也就隨第一第二層一概消滅。不過我的意思，若強全體歸納於一個主義之下，情勢上當然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因為各人經歷與環境不同的緣故。好在此次大會的結果，各科研究會得以成立，將來時時皆有討論的餘地，至於主義的研究，我實在未曾用過功夫，不敢亂說，總之能應付潮流，不肯趨勢的，也就大致不錯了。

第三 宗教問題 這是宇宙間的大問題，以我的淺學而無研究，實在無從說起。我至今始終立在懷疑的態度之上，因為宗教在許多難解的事實上面，每每拿些騙村嫗的迷信話來搪塞，大反科學的精神，阻遏一切的進化，好好的進化論，有着許多確鑿的證據，擺在眼前，一般信宗教的人，還是拚命說人類是上帝造的，這種話真是何從說起。宗教的好處果真有，但是其間具有遠反時代的事實如這一端，就絕對不能容於現世界。我對於耶穌基督個人並不懷疑，並且覺得有許多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的

犧牲精神，博愛性情，以及種種美德，處處都表現他人格的偉大，爲什麼一到教徒們的手裏，偏偏要編派了許多不倫的事實，如降生復活種種，附會在上面？我是不敢說，宗教對於現世界已經失掉相當的價值，但是我敢說一切宗教若不適應潮流，他的價值一定會有失掉的日子。我曾問過許多學過科學的宗教家，究竟他們對於此種虛偽不經的事實，是否絕對不懷疑？如有懷疑，他的信仰便是假的，如無懷疑，便又何從解釋起。他們給我的答覆，多是固執成見，毫無一些可以使人滿意的話。我因此至今懷疑，並且時時持有反對的態度，這次大會我也是反對形式宗教徒入會的一人。

三個問題，剛剛潦草寫完，已是鐘鳴十一下了，我的意思，雖並沒有洩發盡，但是至此便不能不擱筆，俟以後有機會再談罷。

上海十八、二十二晚十一時

左舜生

(一)我認定一個團體，應有其特性。特性所在，卽生命所在。如果特性消滅，這種團體卽等於無形瓦解，雖有若無。

(二)我認定今日這種社會，或類似今日這種社會，尤其有產生有特性的團體的必要。目前的中國，不需要一萬人兩萬人泛泛的團體，只需要少數人一組一組具有特性的結合。

(三)我認定只有有特性的團體，能做有力的實際運動，否則八面圓融，不僅有力的實際運動辦不到，即勉強文字的鼓吹，亦將爲人所齒冷。

(四)一個團體的宗旨和信條，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絕對不能變更的，但未經過長期的試驗和多次的失敗，卽不能斷定這種宗旨和信條不適用，而輕言變更，以毀滅多數人信仰所寄託的所在。

(五)我認定一團體中的分子，如果認明了最初結合的原意，又不完全爲自己的方便設想，采不互相矛盾的方法，向一理想的目的奔赴，在事實上爲可能，也是必要。

向學術與事業兩方面努力，盼望在十五年至二十年之間，完成一較有力量的思想的社會的革命團體，爲中國革命事業間接或直接盡一部分之力，同時注意革命者性格之養成，以求得多助，并產生良好之結果。至目前的態度，則由

會員分工的向思想[●]和社會[●]兩面[●]，作長期的研究[●]，或準備基
本的事業[●]，絕對不參加與此目的相反的任何行動[●]。

這就是我眼中少年中國學會應具的特性。

吾人今後應努力的方向就是用忍耐的奮鬥以保存此特性，實現此特性。

鄭伯奇

(一)

此次南京大會，我很抱歉，因為回國遲了，未能參與。聽說當日會場討論的情形，意見非常紛紜，因有許多人輒吐悲觀之論，以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末運到了，最後的分裂怕就在目前了。我回國第一次所受的打擊，便是我的戀人。少年中國學會存亡生死的危報，我怎能不魂墜九淵呢！對於朋友們和會員諸兄，我因而也不免表示許多沈痛絕望的話。及至接觸了許多會員，再冷眼細看了一番中國的現狀，我覺得少年中國學會絕不該死亡，也不能死亡，少年中國學會的靈魂依然活潑地在動着呢！朋友們！我們如何可以有遽作不祥之語望望而去的道理呢？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我們再冷眼看看現在的中國！罷斷命魔的軍閥，將破產的財政，半隸屬的外交……對於他們麼，我們固然早絕望了。而國民呢，我不怕人，我敢說除過了些肉的機械的生活，我早找不出一點好處來。一線的光明，就在兩三年來澎湃的文化運動，那曉得也是愈走入魔道，政客利用他來滿足政權慾，資本家利用他作生財之大道，最可惡不過的就是這批政黨！他們向來只在政界營營逐逐爭奪權利，現在居然大踏一步插入社會事業文化事業上來了。甚至連改良藝術先聲的新文學運動也有政黨的人隱躍於其間。我愈看愈難受，我因而愈覺得我們的少年中國學會的真價值及其必要了。

我並不是蔑視別個團體，也並不是替少年中國學會吹牛。其他的團體也有儘好的，也有許多，在既往或現在社會上有了貢獻的，少年中國學會到現在還沒有做過一件足以報答社會期待的事情。但是一覺得少年中國學會是一個未來團體的時候，她的強點便見了，她的真正價值也使見了。不僅如此，少年中國學會成立的歷史和動機便有與其他團體不同之點。他在未出生以前已有了很長的歷史，她經過滿一年的長期間的預備，成

立之初又不過分散在各地的數十個學未成名未立的年輕會員，這一點已經不可多得。而如更有二個特徵：不利用已成勢力，第一不搜求已成名的人物，第二這兩點更是他所團體少有了。只就這兩點看，我們已曉得她成立的命運，不是已明明指示給我們應走的路途了嗎？

(二)

此次南京大會討論最劇烈之點，聽說是主義之爭，就是一部分人主張本會應標明一定的主義，一部分不贊成；這說法我不以為然。我們既然標榜創造少年中國的學會，怎麼能夠無主義呢？我敢說我們大家都是主義的，而且主義都是相同的；不然便是漫然相合，豈不成笑話？不過我們學會的定章是沒有標明罷了，我們自己不大顯著他意識罷了。法國喜劇大家 Moliere 的名劇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上 M. Jourdain 曉得了他日常所講的話就是散文，大驚，說道：「我用了三十年散文，而我自己不知道。」這種情形，恰是我們大家對於自己主義的樣子。一定有人要斥我這話是詭辯了。那麼，我先試問：我們學會中有人做帝國主義的迷夢，希望少年中國作一個德意志的嗎？我

敢說沒有。那麼，我們學會中有甘心為資本家的走狗而希望少年中國僅僅成一個不徹底的英美式的德謨克拉西的嗎？我敢說沒有。

是的！沒有，絕對沒有！因為少年中國是二十世紀，也許是二十世紀最初誕生的甯馨兒。我們的少年中國應該是最新式的國家，最合理的組織，這話一點都不錯，我信大家都相信的。

那麼我們的主義不是明明白白地定了嗎？

要講主義，應從社會主義起碼。

至少社會主義是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的最合理的政治組織了。那麼我們的少年中國應是立脚於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少年中國學會自然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團體，而我們大家都是社會主義的信徒。

一定有人要斥我這話是籠統了。

固然是的，僅說社會主義四字，範圍太寬泛了。贊成強權的廣義派哪，反對強權的安那其派哪，工團主義哪，基爾特社會主義哪，都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的。那麼少年中國學會是屬於那一派的呢？一定有人要這樣問。

我以為我們不感這樣細分的必要，也不見得將來的少年中國必須屬於以上的各派。也許——我以為這是最希望的——將來可發生一種恰適於少年中國的主義。現在呢，我們對於既存的各種主義，加以研究，並要以研究所得為最小規模的試驗。馮瑛兄主張對於各種主義宜忠實地描寫，我以為描寫之外，試驗也很要緊。凡社會改造的事業，不從全局下手，僅為小規模的試驗，一定失敗的，這話我也承認。但我並不是就事實說，乃是就原則說；各主義所定為原則的道理，一定可以國民為對象而實驗的。

南京大會，有人主張暫不標明主義而研究的，我以為不可忘了下列兩點：

- (1) 要講主義應從社會主義起碼。
- (2) 要研究主義，可以國民為對象而取一種實驗的態度。

(三)

此次南京大會論爭之點，我以為，不在主義而在實現主義之手段。就是為達到創造少年中國的目的，我們應該如何去實行

我們所奉的主義呢？這點大家很不一致。

據我個人的觀察，大約有兩種趨向：一種是直接從事於社會改造事業的，想急進或緩進用革命來創造少年中國的一種；可以說是用間接手段的，想由教育學術方面，尋創造少年中國的路徑的。也許可以這樣說：一種人想先造少年中國的組織和國家的，一種人想先造少年中國的人民和社會的。因為這立腳點不相同，所以出發後的步趨，自然不能一致。於是有贊成加入現在的政界活動的，有的主張參加現在的革命機關活動的，（這兩者都屬於前一派）有主張盡力教育的，有主張研究學術的，有主張從事社會事業的。（這二者是屬於後一派的）真是五光十色，沒有和少年中國學會接觸過的人一定很奇怪這樣矛盾的團體，何以能夠至今存在？

但是我却不信這是矛盾。

因為抱各種主張的人，都有一種深的覺悟，都有一種共同的信仰：就是創造少年中國的信仰。再則這各種并非絕不相容，因為從事之先，都有相互的了解，從事之後，又都有相互的監督，所以活動有範圍，且可以尋出連絡的。

但是對於這事情我卻是不滿意，以為如此，未免太不經濟了。我以為我們應有一致的活動才好。至少那些活動須有一種有機的關係。

我們的活動要求其一致，我們須先看少年中國對於我們的要求。其次我們須認定少年中國必如何和從什麼，可以誕生。

少年中國對我們的要求，少年中國對少年中國學會的要求，畢竟是什麼呢？我想她要求我們的一定是對於其他團體要求而不可得的。她要求我們的是超越其他團體的一切地方。我們的學會不是由利害關係結合的，也不是由黨派的歷史產生的。我們對於自己的主義，是十分顯著意識並確是共同傾向着的，而我們對於主義不是狂熱的崇拜，乃是忠實的描寫和研究。這也許是他們所斥為弱點的，但是我們的學會的強點確也是這裏。再則我們學會同人相互的關係，狂熱過兄弟的友情，而討論爭辨的態度却很能嚴肅，至少我們是努力向這步田地做去的。所以我們的學會有甜溫的友愛，狂熱的信任而絕不互相標榜。因為我們共服侍這一位女主人，便是少年中國。

少年中國如何誕生，固然不免於革命，但是將來可以造成少

年中國的革命，其動力不在現在的軍閥和政黨，不在現在半老垂死的人，也不在病毒滿身的青年。有人問我少年中國是什麼？我敢答從沒有受少年中國病毒的，就是真正的少年中國人誕生，真正的少年中國人是誰？就是現在的第三國民，第三國民，乃至有原始精神的真平民。朋友們，少年中國須從他們身上建設的，我們應向他們走去。

在從前俄羅斯帝國之下，一般有覺悟的青年，經了許多努力，犧牲了許多生命，直到前世紀八十年代，才發見了一塊處女地。他們大家狂也似的開墾這塊處女地，去了。他們大家向平民去了。我們的少年中國須在這塊處女地上建設，否，她非在這塊處女地上建設不可！來呀！朋友們！為少年中國來努力開墾這塊處女地，來呀！

既然希望大家來開墾這塊處女地，那麼我便反對：

- (1) 官僚式的政治活動；
- (2) 販賣派的學者；
- (3) 服役於既成的政權之下；
- (4) 參加於已成的革命團體。

(四)

此次南京大會，據我看，所以起種種論爭的原因，實在怪平常我們對於各自理想的少年中國沒有顯著地的意識，或意識了而未嘗具體討論。各人理想的少年中國都隱隔在自我的城壁裏。造成理想的少年中國的手段，更不能予他人以窺測之機會。平時既然這樣，匆促的開會期中，自然不能得結果，徒見意見紛紜而已。這都由於我們平常不能利用雜誌發表意見。頂好我們以後平時在少年中國月刊上討論，能在雜誌中另闢一欄更好；因這種討論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來講他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和建設少年中國的主義豈不更好的嗎？

本會會員以後的行動總宜注意本會成立的歷史和特色。本會成立之初即表示不利用已成勢力，現在在已成政權之下活動的實有其人；我們應取一種什麼態度？我並不贊成挑剔別人，若本人自覺行動與本會精神違背，自不必留戀少年中國學會，使自己受矛盾生活二重人格的譏笑。再有本會會員而行爲上爲本會所不知且處處獨立活動的，自然是精神上脫離本會的，最希望其能爲明白的自決。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本會各地方分會，均有一種地方色彩，這是最好的現象。但是地方色彩太濃，往往因此生感情的相違是很不好的。這實由因相互間精神上的交通太少的原故。地方的隔離太遠，交通不便，旅行是不可能的事。講到通信也不容易，不僅沒有工夫，并且對生人無深切的話可講；結果泛泛悠悠應酬勉勵的話有什麼效力？若各地分會能舉二三人爲交通員專注意與他地方分會交換意見自然很好。因爲雜誌既相互間爲事實，理想，主義之討論，團體的意見又有交通員，什麼城壁都可以打破了。如此，才配去講相互的理解，不然都是些皮毛話。

近來會員增加的太少這固由於慎重選擇的原故，但是會員出國者日多自有增加的必要。我贊成我們的生力軍宜向年青氣銳的中間去求。我們從前取人的標準如能著作之類都無保持之必要。最純真，還未經社會陶染的青年是最有望的。

總之這次南京大會，是我們成立來第一次的大試鍊。試鍊的結果未見十分良好，確是我們的經驗長得不少。我們大家沒有悲觀的必要。我一時也很悲觀，但是我們學會的精神依然活潑，我們的友情依然是濃厚，我們的希望不死，我們的學會當然不

死。我的戀人少年中國學會呀！我祝你的前途悠遠！你不僅使少年中國返為少年，并且使少年中國永久保持其為少年，同時也使世界將來同少年中國一般地少年。少年中國學會應該與少年中國少年世界一樣地永久！我們大家努力！使我們的愛人永久吧！

哦！戀人！我們的生命在未來，我們的未來全在你！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於上海

巴黎分會提案

同志諸兄均鑒：同人等聞

兄等於本年七月一日在南京大聚會，特供給同人等對於學會前途之意見，以備諸兄採擇。此間分會，亦將於近日開會，英國方面，或有人參與，但因會員無多，不能決議重要事件也。茲將同人等建議條列如下：

一、對於學會標明主義一層，此間同人皆視為非必要，因此時定一主義在事實上既甚困難，且與吾會作預備功夫之精神相反，吾人固以為無論何種主義制度，皆非有充分之預備不可。除

為吾會所不贊成之行動如政治活動外，其餘會友中有從事於何種主義之研究者，亦皆聽其自由，並從旁扶助之。至政治活動與社會活動之區別，雖有時覺甚困難，但遇有此種困難情形時，會中議事機關，儘可徵集各會友意見，折衷議定，或將容易誤會之事實，——如類似社會活動之政治活動及類似政治活動之社會活動——先行描畫指出，使會員不致誤入。其餘對於會外有主義之團體有聯絡或攜手之必要時，亦可由議事機關臨時議定。

一、對於本會事業，此間同人認為有加緊進行之必要。在海外之會員，因求知的方便，故對於學術方面之責任較大；而國內之會員，則對於事業之責任較大。吾會對於宣傳鼓吹之事業，雖略有根底，但基礎事業尙未著手。同人等以為基礎事業中最要而較易辦者，厥惟中小學校。已有學校，則通俗講演圖書館及編譯社等皆可以依附成立。以吾會已有之信用，籌創一中小校，似亦非絕不可能者。若學校已有基礎，則吾會會員集中精神，各就所能，直接間接以謀此校，則此校之發達而得一般人之信用，亦可預期，故同人等希望與會

諸兄，對於此層詳加籌畫。

一、此間同人皆贊成除月刊外另刊行會務報告之議。

一、月刊之改良問題，同人等雖亦贊成德國同人改月刊為三種專門性質之雜誌，但以爲宜先成立科會，至少亦應先成立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三種之研究會，爲專門季刊之基礎。

一、同人等以爲會員大半雖皆在修學期間，但對於會務亦不宜太冷，故希望

諸兄一面謀吾會基礎事業之根本計畫，一面再重籌會員與會務結合之方法。

在法同人今春多居外省，此次建議，多係由通函徵得，以後七月一日會集，尙將有較詳細之討論，屆時再行報告，敬祝諸兄會聚歡暢。

巴黎分會同人謹上五月二十日

成都分會提案

1. 本會信條稍覺寬泛，以後應如何修改，俾共切實遵守，造成一種學風，一方面可以維繫本會會員，一方面可以改進社會，建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設少年中國。

2. 實行儲金，俾會員得養成儲蓄習慣，一方面可備學會中事業上之發展，一方面可爲會員私人留學，或其他事業上之發展。

3. 本會精神應當崇實，勿踏空泛之弊，如信條及科會之分布，與夫社會事業的着手等。

4. 本會會員應私人通信或正式向本會報告（一年，或半年一次）自己對於學問上之心得，或事業上進行之情形，并應說明能否以本會精神完全貫注於自己精神界或其他。

5. 本會會務如教育事業實業等，應有確切計畫和程序，及實施方法。

6. 學會如何得會員的幫助，會員如何幫助學會，科會聯絡進行，如何實現。

7. 學會應有制裁會員私德之權，會員間應有互相砥礪或勸告之責。

8. 會員間應常常交換意見，質疑問難。

9. 會員以後無論有何機會，不許與政黨生關係。

10. 成都暫不設分會。

且每年應開大會一次異地舉行。

成都分會會員

彭雲生
段調元

李曉舫
周曉和

南京大會紀略

本會今年南京大會，會期從七月一日起，四日止，開會時間，計三日半，到會者有王克仁邵爽秋楊效春方東美陳啓天惲代英楊賢江蔣錫昌李儒勉陳愚生高尚德趙叔愷沈君怡劉衡如陳仲瑜沈澤民張聞天左舜生阮真劉仁靜鄧仲澥穆濟波黃日葵二十三人。開會時紀錄，因記錄者係按日更換，致所紀詳略不一，且字數太多，非本刊篇幅所能容，現在根據原有紀錄，參以會場情形，系統的紀載如次。

(一)六月三十晚南京高師梅庵的預備會

未正式開會前，先由南京分會及各處已到南京會員，在南高梅庵開預備會，出席者有穆濟波惲代英蔣錫昌方東美王克仁李儒勉陳啓天邵爽秋楊效春九人，(湯騰漢君已到南京，因臥病醫院，未能赴會。)推楊效春任書記。

議決各事

(一)開會費用 與會會員每人暫收二元，交南京分會會計陳啓天。

(二)開會時間 七月一日下午一至四時，晚七至十時。

二日上午九至十一時半，晚七至十時。

三日上午九至十一時半，晚七至十時。

(四)四日午前仍開會，係臨時延長。

(三)開會地點 一日在鷄鳴寺，二日在玄武湖，三日在清涼山，

晚均在高師梅庵。(有一次在高師農場。)

(四)決定議事日程

第一日 (一)學會宗旨及主義問題。(二)信條問題。(三)政治

活動及會外其他活動問題。(四)宗教信仰問題。(五)徵求會員

標準問題。(六)介紹會員問題。

第二日 (七)月刊問題。(八)科會或研究會問題。(九)叢書問

題。(十)傳觀會員通信問題。(十一)儲金問題。(十二)會務問題。

(十三)會員義務問題。(十四)評議員問題。

第三日 討論各會員提案。(十四)蔣錫昌案。(十五)王光祈案。

(十六)成都分會案。(十七)康白情案。(十八)下次年會問題。

〔按此項議事日程，開會時略有變動，請參看以下紀事。又第一日各問題，因關係重大，北京會員黃日葵、鄧仲澥、劉仁靜是日未能趕到，在七月一日雞鳴寺會議席上，由高尙德勸議，與第二日互換，結果一致通過。〕

(五)推主席及書記 主席每日一人，先一日晚推出，七月一日主席由本晚出席會員推惲代英。書記每日二人，臨時推舉，不得連任。

〔按此次預備會，尙議定遊覽南京各名勝，及參觀學校等等，後因開會無暇，僅遊莫愁湖一次。〕

(二)七月一日在雞鳴寺晚在南高梅庵的會議

主席惲代英 書記楊效春邵爽秋 出席者共十九人。

(一)月刊問題

德國方面主張改爲三種季刊，(a)自然科學，(b)社會科學，(c)文藝。每年每種均出四冊，一年仍得十二冊。關於(a)(b)(c)三種稿件，是爲正編，每期另闢『少年中國問題』一欄，并隨時發表青年修養文字及紀載會務報告等，是爲附編。正編約占每期字數五分之三，附編約占五分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之二。德國方面認定此種辦法，有三種好處：(一)編輯事可分任；(二)性質較專精；(三)徵稿稍容易。

巴黎方面與此小有異同，認科會未正式成立以前，不應有此硬性的改組。

此次會場發言者很多，有謂分爲三種季刊在學科性質上有時不易判別，不如多出專刊號如『中國教育問題號』、『婦女號』、『心理學號』、『宗教問題號』等等，其餘仍出普通號者，有謂改爲專門季刊恐購閱者及書局兩面同時發生困難者。結果全體贊成下列辦法：

就興趣相同之人，組織各科研究會，每研究會推定編輯一人，凡性質上應屬某研究會的專刊號，即由該會編輯員負徵稿及編纂之責，編好按期寄上海交左舜生轉書局，非專刊號稿件，及會員通訊會務報告等，仍直接寄交舜生。

〔按此種辦法，應請各處會員注意，如有五六人同隸一研究會，或有五六人同居一地，即應自動的從事某種專刊號之編輯。編輯時間，每一期可限定一個月至三個月，字數每期須足五萬。編好即直寄上海付印。如國內外

四五

同時并舉，月刊內容既可漸趨良好，稿件更可不受缺乏。

(二) 研究會問題

對研究會問題王光祈蔣錫昌均有提案。

此次討論結果，全體主張將研究會分兩種：(一)學科研究會；(二)問題研究會。(一)為永久的，(二)為臨時的。每一會員，同時可入兩個以上的學科研究會。問題研究會更可自由加入。又問題研究會，非會員亦得邀請加入之。

學科研究會，須即時成立，積極進行，其組織方法，各會儘可自由，由加入各會分子自行商酌。

再，各會在學術方面可以對外生關係，關係重大者，須報告本會經大衆同意，并不得違反本會精神。

茲將此次到會人數願入某項研究會者列表如下：(按表決

加入某種研究會係七月三日晚)

(A) 教育研究會

| | | | | | |
|-----|-----|-----|-----|-----|-----|
| 邵爽秋 | 王克仁 | 陳啓天 | 惲代英 | 劉衡如 | 楊效春 |
| 阮真 | 蔣錫昌 | 穆濟波 | 李儒勉 | 左舜生 | 楊賢江 |

陳仲瑜

(B) 哲學研究會

| | | | | |
|-----|-----|-----|-----|-----|
| 方東美 | 張聞天 | 劉衡如 | 王克仁 | 陳仲瑜 |
|-----|-----|-----|-----|-----|

(C) 心理學研究會

| | | | | | |
|-----|-----|-----|-----|-----|-----|
| 邵爽秋 | 方東美 | 惲代英 | 劉衡如 | 楊效春 | 楊賢江 |
|-----|-----|-----|-----|-----|-----|

李儒勉

(D) 文學研究會

| | | | | | |
|-----|-----|-----|----|-----|-----|
| 沈澤民 | 方東美 | 黃日葵 | 阮真 | 蔣錫昌 | 穆濟波 |
|-----|-----|-----|----|-----|-----|

鄧仲澥 陳仲瑜

(E) 社會學研究會

| | | | | | |
|-----|-----|-----|-----|-----|----|
| 王克仁 | 方東美 | 高尙德 | 惲代英 | 張聞天 | 沈怡 |
|-----|-----|-----|-----|-----|----|

楊效春 穆濟波 李儒勉 鄧仲澥

(F) 經濟學研究會

王克仁 鄧仲澥

(G) 生物學研究會

高尙德 方東美

(H) 土木工程研究會

沈怡

(I) 地質學研究會

高尚德 沈怡

(按研究會運動關係本會前途極鉅，如不組織完好，本會一切計畫均無從進行，應請國內外會員特別注意。最好此期月刊發表後，於半年中將各種研究會全部成立，積極進行。此次大會所舉出之九種研究會，係限於到會會員研究的範圍，未到會會員，其研究興趣不屬此範圍者，當然另行組織。茲為便利進行起見，凡此次未到會願入某種研究會者，請向下方所列各處接洽：

(a) 入教育研究會者，國內請向南京高師邵爽秋王克仁陳啓天三君處接洽。國外請向 62 Rue Gay Lussac Paris France 李璜處接洽。

(b) 入哲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劉衡如處接洽。國外請向 Berlin, Charlottenburg, Lehnitz str. 82 宗白華接洽。

(c) 入心理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安徽宣城第四師範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楊效春處接洽。國外請向 5335 Maryland Ave., Chicago, Ill., U. S. A. 謝循初 (H. H. Sie.) 處接洽。

(d) 入文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八百八十號沈澤民處接洽。國外請向 1306 W. University Ave., Urbana Ill., U. S. A. 黃仲蘇處接洽。

(e) 入社會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南京鼓樓金陵大學李儒勉處接洽。國外請向 62 Rue Gay Lussac, Paris France, 許楚僧處接洽。

(f) 入經濟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北京大學鄧澥仲處接洽。國外請向 Lomburgestadt Str, 74,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王光祈處接洽。

(g) 入生物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北京大學高尚德處接洽。國外請向 62 Rue Gay Lussac Paris France 周太玄處接洽。

(h) 入土木工程研究會者，請向德國方面沈怡處接洽。(沈君通信處暫由王光祈君轉)

(i) 入地質學研究會者，國內請向高尚德接洽。國外請

向沈怡接洽。

此次大會，已推定恽代英為研究會促進專員，此項接洽結果，即請向恽君報告；恽君收到此次報告後，即在月刊上公布，作一總結。在接洽期間，最好每科研究會推定一某科組織法起草專員，凡關於月刊、叢書之編輯，以及團體或個人間之研究方法，乃至交換書目種種手續，均應於組織法中詳細規定。

(三) 叢書問題

此次大會對於叢書問題已詳細規定，並得到全體一致贊成，茲分別紀載如下：

- (a) 產生問題 由各科研究會分科編譯。
- (b) 審查問題 某研究會會員所編譯之書，即由編譯者請同科會員一人或二人審查，審查者於該書出版時，須署名負責，出版後所得報酬，審查者得取全數十分之一。
- (c) 抽版稅或售稿 從前與亞東頭口接洽，本會叢書僅抽版稅百分之十，或每千字兩元，此次大會認此項報酬過薄，宜稍稍提高；又亞東無人校對，須由本會負責，此在事實上亦

萬辦不到，故此大決議，版稅須改為百分之十五，售稿須改為每千字三元，校對須由書店方面完全負責，如亞東辦不到，即請上海會員向他方面接洽。（按出版事上海會員可負全責，報酬稍稍提高，亦不難辦到，惟有一點請特別注意：大概五萬字左右的小冊子，宜於一次售稿；十萬字以上之書，宜於抽版稅；此關係書店方面營業情形，宜與以諒解。）

- (d) 叢書與學會關係 叢書出版得用學會名義，稱「少年中國學會叢書」或「少年中國學會某項叢書」。每一叢書所得報酬，應提出全數百分之五，作為學會儲金。此項儲金由上海方面本會叢書出版經理員隨時提出，直接寄北京方面儲金保管員，歸入本會儲金項下。

(四) 會員間通信問題

會員間消息溝通，感情聯絡，全賴常常通信，並須一種機會得將此項通信向全體會員公開。此次大會討論本問題時，有人主張將會員往還之信彙訂傳觀；有人主張仍用上大南京分會提議之刊用通信錄辦法。討論良久，卒歸下列兩種辦法：

- (a) 將月刊上「會員通訊」一欄篇幅，於必要時稍加擴充。

(b) 每季刊行通信錄一次，以補月刊之不足。(b) 項辦法(一)用鉛印，(二)材料多寡不拘，(三)重要之通信不及用鉛印者，可臨時用油印，(四)由本屆選出之執行部主任於月刊編輯地點相近之會員中，擇一人專對此事負責，(五)每人暫繳一元試辦。

(按此事既多數人認為必要，應請本屆被選之執行部主任從速指定一人，繳費一層，更希望各處會員注意，否則仍難實現。)

(三) 七月二日在玄武湖晚在南高農場的會議

主席 左舜生 書記 惲代英 阮真 出席者二十三人。

(一) 宗旨主義問題及政治活動問題

此兩案關係重大，發言者亦最多，從午前九時半起，至晚八時止，仍相持不下，雖草草表決，但表決的含義仍極複雜。好在到會者認此次會議僅表示一部人之意見，不必強全會一致，故不妨認此兩題為本會懸案，以後在月刊上從長討論。茲將是日演辭摘要紀錄如下，備未到會會員發表示意見之參考。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劉衡如言：結會有兩種，一為直接求達到一種目的而結合的；一為本無一定目的，要研究求得一種目的而結合的。前者貴實行，後者貴講學，或講學實行兼重。討論這問題，不可不注意辨清這一點。

鄧仲濟言：學會須講學實行兼重。但為決定二者緩急先後，全會應有共同的目的以為標準，故必採取或創造一種主義，以為學會的主義。

穆濟波言：最好取王光祈提議之意，於月刊中設創造少年中國問題欄，以商榷決定學會的主義，及實現主義的具體方法。

鄧仲濟言：學會已往的對社會無甚效力，都因無共同主義之故。必須規定了主義，大家求學做事纔不誤入歧途；纔便於分工互助，向外活動纔旗幟顯明，易結同志團體；所謂失節墮落，亦纔有個標準，於人格的保險能真有效力。這都是有了共同主義的好處。自然我亦不是急於求決議，今天便要定出一種共同主義。但以為必須從今天注意這問題，研究時局，以長期的攷慮，求將來有一種規定。

邵爽秋言：會既以學為名，則與只以「少年中國會」為名的政

四九

治團體有別。本無規定一種共同主義的必要。且一人所信的主義，是否他人或全體所能了解同意？強定一種共同主義，必致因大家意見不同，引起分裂。且一種主義總有缺點，我以為但能採取各主義之長，以定為學會共同事業亦便夠了。

李儒勉言：不規定共同主義，固似嫌空泛一點；但學會會員在初既非因信相同主義而結合，今天強欲大家信相同主義，結果必致學會解散。我以為不如把學會原定宗旨及信條稍加深刻的規定，則旗幟較顯明，漸能求得一種共同趨向了。

左舜生言：學會係學行兼顧的團體。即欲實現一種主義，總少不了一般為學的人。故學者即不談主義，不必定須分裂出會。

方東美言：北京會員多半因受惡刺激太深，為保持人格故，力爭要規定共同主義。但規定共同主義，將採用外來一種主義麼？那便難望得全會公認，其勢只有學會破裂。將自創一種主義麼？求創一種主義不能忽略各個會員的自己的主張，要於此得一種共同的主義，殊不易言。若就各個人的主張，以求同捨異，所求的同，又不見係各個人所自認為重要的地方。故這樣以求共同的主義為不可能。我的意思，亦只贊成能有一個明確的宗旨便好了。

我們對於學會，最初只是非理智的愛悅，那是學會詩的時代。其次各就已見，對學會宗旨加以懸想的解說，那是學會舊哲學時代。從今以後，要入學會的科學時代。學會宗旨與事業，均須有個明確合理的解釋。我信原定學會宗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規定得很好。這已指出學行不能分開。而且果有益於社會，為學亦活動之一種。少年中國是而純潔多方的。學會但能為她有一點一滴的供獻，便無愧創造少年中國的話。

鄧仲解言：我們既為創造少年中國而發起學會，加入學會，那便我們必須求為有學問的實行家，能實行的學問家。學行斷無分開之理。從前的人只注意實行，而不注意講學，故致失敗，可為我們殷鑒。有人說學會要規定一種主義，主義總不免缺點，這是誤會我前言的意思。我並不望急遽決定一種主義，以蹈敷衍或盲從之弊。是想大家研究，以求將來能採取或自創比較無缺點的主義。至於規定主義，怕引起學會分裂，我想苟於創造少年中國有益，即破裂亦何妨。又須注意的，我所謂主義，是指着共同所要擇定政治經濟上的主義而言。規定這種具體的主義，比較只有

個空泛的宗旨好些。

穆濟波說：無徹底研究，無具體計畫，總不易談主義。

劉衡如言：其實仲澥所謂主義，只是說對政治經濟上決定取一種甚麼態度。那便主義亦何會無空泛的弊病。宗旨固似空泛一點，但學會既係為求得一種目的而結合，非為欲直接達到一種目的而結合，但求這理想清晰，空泛不足為害。少年中國既是多方的，學會是要全做這多方的事，抑只做一部分事，這若先決了，便採取的辦法應各有些不同。人儘有對政治態度冷淡的。仲澥所謂主義，本不能強此等人採取服從。且學會對於會員的干涉，應該到何程度？若不能干涉過甚，那便決定一種主義，更為無益的煩擾。

黃日葵言：主義是時代的產物，今日為中國的改革，實覺有須一種主義的必要。而考學會所以發生規定一種主義的問題，一由受時代潮流影響，會員發生各種行為，以不明學會屬何主義，故每向學會以外活動，大家不滿意於這種現狀。二由會員事實上已無法避免政治活動，不能無一定主義以為活動的標準。三由會員社會上各種活動，以所持主義各異，是非善惡各執一說，每

引起誤會。由這所以不可無共同的主義。學會現定宗旨，每人解釋不同，這亦易召分裂。我們必須對舊宗旨重新詮釋一番。

左舜生言：我以為詮釋學會宗旨，最須注意社會活動四字。但能大家努力向社會做各種事業，自然會產生共同主義來。與其爭辯規定共同主義，不如在月刊中詳細討論為好，似今天可無須更為詳辯。

高君宇言：人不可無一種主義，是無疑的。學會會員為創造少年中國便於分工互助，不可無一種共同主義，這亦是無疑的。那便如何能為學會產生一種共同的主義，不能今天無大略的決定。我以為主義不是宗教，是一種方法。是用他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不限於政治經濟方面我不贊成先做各種事業，以求產生共同主義的話。因無共同主義，在先所做的事，儘有背道而馳的，無可以產生共同主義之理。故我信還是限定一期間，以研究主義，然後即規定一種主義的好。

方東美言：仲澥說規定共同主義，是指政治經濟方面的主義說。政治經濟只學術的一部分，不能強每個會員必去研究。至說宗旨空泛，我以為主義只是一個籠統的名詞，還不如宗旨有個具

體的解釋，故宗旨正比較不空泛。

李儒勉言：君宇說限期研究主義，隨即求一種決定主義的研究，非限期所能完成。而且我們便決定一種主義，亦不能說一成不變，還須隨時順應。那便質而言之，我們能懇切覺得要創造少年中國這便是我們唯一的真主義。其餘只是一時所取工具罷了。又須注意的，以前會務的散漫，只因會員散居各地之故。這種事實不變易，但有一種共同主義，亦不能救濟。至因決定主義，不恤讓學會分裂，我以為但得是有目的有組織的分裂，分裂固無足惜，但恐是無目的無組織的破裂而已。

鄧仲濟言：但能決定一種主義，那便係為第三階級或第四階級主張私產或共產態度具體的表明了。然後多方面的活動，可以趨向一致。教育不致為預備非人的場所，文學不致徒供富貴人的玩賞，實業不致徒養成一般後起的資本家。為決定主義，但覺有研究必要時，即須研究，說限定時間欲研究得一種結論，本自不妥。但決定主義，亦不致如儒勉等所假想的那樣困難。大抵信仰一種主義，有本於倫理的態度的，有本於科學的態度的。以倫理的態度決定主義較易，但淺薄不可恃，故有加以科學研究的

必要。但亦非必人人加以科學的研究，儘可有信賴他人的研究，而與之表同情的。

趙叔愚言：學會所以研究要決定一種主義與否，本旨其實是在求學會有顯明的目標。我以為要討論這問題，還須先注意於學會是講學的會，抑做事的會？

時至十一時半，主席宣告休息。十二時半，繼續開會。

陳忠生言：學會發起時，本由於不滿意社會現狀，而欲努力改造。因改造事業必須先加以學理研究，又因與社會接觸既多，慮為黨派利用，故定現今會名與宗旨。所以取名「少年中國」，其實意思即指一新社會，中國只是指一個地方，其中並無國家主義意思。在最初組織時，原不求大家主義相同。自去年與其他團體接洽，他們都有一定主義，於是我們遂發生需要共同主義的要求。我的意思，亦信此共同主義必須自創，非可採取已成的主義。劉仁靜言：我們苟有具體的理想，少年中國組織形式，及創造她的方法，由這中間便可抽出共同的主義。能有共同的主義，然後便於分工互助，使成爲一個完全的機體。因爲學會對於會員的關係，必非僅止以「全等於分之和」爲足。要決定偏重講學或

實行，我以為須回復到結合的本意而決定一種主義。主義自然不是一成不變的。科學的精神，正是利用假設以去實驗。實驗的結果，每有將假設加以修正的。自然科學不因假設須修正遂不規定假設。社會科學亦然。且社會情況，比之自然情況實較為不流動，故應規定一種主義，本無疑議。我們總怕會員為別種政黨誘惑，我亦想得正因學會無一定主義，故會員易於輕表同情於別的政黨。有人說，自然科學家不注意政治，故不需要主義。但以後的自然科學家，應否仍是這樣，很為疑問。俄國工人今已學習管理工廠，以後或須人人注意社會政務。

渾代英言：看學會命名及規定宗旨，自非純粹講學團體。為學只是創造少年中國的工具。以注重在用科學方法去創造，故定名學會。抑且今天討論決定主義，解釋宗旨，只可大家求合理的解釋，或合理的修正。不能說回復到結合的原意。亦不能就一地方所受刺激或因難，為討論的標準。應該注意學會現狀，會員全體意見。主義的研究，非人人願為，亦非人人有如許時力能為他的。我們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義。只可在大家中求個最小限度的，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少年中國的創造既是多方面

的，本可容大家向多方面活動，既不能望大家在一方面一致，亦無取勉強束縛於一方面。如此，那便我們要注意兩件事：一會員不可狹義的彼此責望太多，徒傷感情，生隔閡，而無補於事情，反敗壞了最小限度一致的可能。二會員儘可在學會外作他項理想極端些的活動與組織。事實上明明不能將一切活動，都求全會一致的努力。

陳啓天言：要先解釋學會的性質，然後能求最小限度的一致。我以為學會性質，包學術，事業，修養三者。能貫徹三者以求最低的一致，即是所謂主義。

趙叔愚言：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國家主義，這已是我們共同已有的態度。

楊效春言：要規定主義的，總以為會務無成績，都因無主義不能互助的原故。但我們若做的是根本事業，他的成績每不顯著，我以為能信宗旨所規定，便可以有最小限度的一致了。

王克仁言：但能不戀戀舊制，不拘牽字義，彼此關係中，至少易求得一個共同趨向。

蔣錫昌言：主義是有動作後得名的。我們只可商定一種動作的

目標的趨勢，不能定甚麼主義。

楊賢江言：今日發言者北京同人多主張要主義，南京同人多主張不要主義。顯然呈地方色彩。這可見環境勢力的影響。外界事實變了，規定的主義亦要變，那便求主義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我贊成代英只求最小限度一致之說。

黃日葵言：求最小限度的一致，而容會員各在會外做他的活動，這便是學會成了空屋，只供勞者休息。我不贊成。

李儒勉言：學會太散漫了固不可，欲求硬納於一個軌道之中亦不可，只應求一部分的相同。若必欲求全部相同，是不應當亦不可能的。

楊鍾健（由劉仁靜代表）言：求一致的共同主義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個最大與最小限度的一致便可以了。學會最好只成爲一種研究學術教育的會。

鄧仲濟言：中國內亂的最大原因，都生於經濟紊亂，故必須早解決經濟問題。這所以亟須於經濟方面求一種共同主義。這爲創造少年中國必要的第一步。我以爲學會決非僅是八十餘人修養的保險團體。

方東美言：黃仲蘇謝循初來信，都主張絕對不定主義。今大會到會只二十三人，即大會表決要主義，亦不能算學會大家的意思。主席付表決，主張不要主義的六人，主張要主義的十七人。這十七人中有係主張研究主義的，有係主張規定個最小限度的一致的，以後遂未付表決，主張在月刊上詳細討論。

鄧仲濟言：我以爲受學會幹部指揮以從事政治活動則可。

劉衡如言：政治既一樣可於社會有益，無禁止會員從事政治活動之理。且政治活動好多地方與社會活動難分。所以應容許會員爲政治活動。只以不違背本會精神，能不同流合污爲限。這便是說對學會只負消極的責任。

邵爽解言：有人怕會員入政界便會爲惡，但會員爲惡，本不定要入政界，各界只是一樣。所以我以爲會員的政治活動只問正當與否，不能遇事受學會監督。

鄧仲濟言：我以爲爲創造新政治，而加入政界，故有受幹部指揮的必要。非言加入舊政界。我以爲入舊政界，仍有限制的必要。

譚代英言：若說受幹部指揮，必須有列甯一類人，做執行部主任，

怕事實不能做到。政治活動，應受容許。革命後更應容許會員爲政治活動。即革命的政治活動，亦當然應受容許。不過這種活動，總以不牽動學會全部事業爲主。

趙叔愚言：只應容許會員個人自由爲政治活動，受大家監視以免墮落。不應以學會爲政治活動，故反對學會於此加以干涉或指揮。

黃日葵言：入舊政界亦是容許的事。因必入舊政界，然後可以調查他的內容，以便求個切實改革方法。

陳啓天言：我絕對反對加入舊政界，因受舊政界同化而壞的，不一其例了。說加入舊界以入去調查，猶從前人說入妓院以去調查下等社會一樣的話。

李儒勉言：但有衡如所言，對學會負消極責任，便可救同化之弊。黃日葵言：既有學會，則可監督加入舊政界的人。有主義以加入，則不致受人同化。真能有真精神，無往不能做事，無禁制人加入舊政界的必要。

左舜生言：我對學會唯一的希望，只是望她成一革命的團體。革命後是否從事政治活動，可由各人自決，或取決全體。在今日無

準備，無辦法，三五零星的加入舊政界，我絕對反對。

高君宇言：我贊成有使命的加入政界，不贊成無使命的加入。

穆濟波言：要解決這問題，須先決學會是否到了參預政治活動的時候？會員是否有參預政治活動的能力？

劉衡如言：我們不能認學會是政治團體，所以反對以團體名義參預政治活動。但個人的政治活動，是其自由，不能禁止。

劉仁靜言：腐敗的舊政界，乃至其他各界，本均一樣不應加入，因現在各界都是一種佔優勢的階級，多數人爲他自己利益活動。一個主義不同的人加入，不能改造，反自己不得自由。我們既根本反對這種社會組織，如反對妓院一樣，所以不應加入。只應承認奉改造使命的人去從事革命。成功則入政界，不成則與之偕亡。

邵爽秋言：要加入政界，纔能改造政界。若務脫離，不與接近，只是潔身自好之徒而已。無改造事業可言。我以為凡願加入政界的，須自視可以改造與否。如他自以爲有改造的把握，而他人不信，只可與以諷議監視。如必自信不誤，事敗只有請其出會。

王克仁言：若必待有很好的政治，然後加入政界，真不知俟至何

日。我以為加入政界，是各人的自由。

方東美言：就純理說，我亦不贊成對現政治全無反抗，故主張加入政界。但就事實說，舊政界內幕複雜。政治活動，局外人說甚麼監視，實則只是空談。故我亦信舊政治除打破無二法。

時至四點半，主席宣告暫時延會。夜七時在農場繼續開會討論。晚七時在南高農場開會，出席者二十二人。(陳懋生未到)

仍繼續討論政治活動問題，大致不出日間所討論範圍。結果認直接加入現在政界者為狹義的政治活動；不僅加入現政界；凡打破現在政治組織從事革命者，亦為廣義的政治活動；最後以「社會活動」應包括廣義的政治活動付表決，贊成者十九人，反對者三人。

(二) 宗教信仰問題

對宗教問題仍分兩派，不過中間有一極可注意之點，即反對本會不許教徒入會者，其自身亦非贊成宗教，不過反對本會有此規定以限制個人之自由；主張本會限制教徒入會者，其自身亦非蔑視宗教或侵犯教徒人格，不過不贊成本會有教徒加入，以妨害固有精神。

最後以評議部前次不許教徒入會及已入會而為教徒者須出會的規定是否應取消付表決，結果贊成取消者十八人，反對取消者三人，放棄表決權者一人。

此題次日在掃葉樓仍繼續討論，方東美更有極長之演說，聲明個人向來反對宗教，但認不許教徒入會為不合理。劉仁靜高尚德均稍有辯論，最後主席以應否增加不許教徒入會的條文付表決，結果贊成增加此條者五人，不贊成者十一人，放棄表決權者四人。

(按本日討論宗旨主義問題，政治活動問題，宗教信仰問題三案，辯論異常激烈，有少數人幾至以去就爭，次日譚代英君臨時提出「學會前途的危險，應討論如何決裂」一案，即根於本日會場空氣而發。其實「解釋本會宗旨」並決定「本會會員是否得從事政治活動」確係本會根本問題，允宜詳加討論。至宗教信仰一題，在本會實已不占重要地位；因宗教問題提出討論以來，本會有一大部分人反對宗教，已人人共見；會內既有此種空氣，對於任何教徒，不僅介紹者不願介紹，即被介紹者亦決不願加入。希望以後大家竭全力解決前

兩項宗教問題從容解決可也。

(四)七月三日在清涼山掃葉樓晚在南高梅庵的會議

主席鄧仲澥 書記楊賢江高尙德 出席者二十二人(陳恂生未到)

揮代英臨時動議,其演辭大意如下:

學會前途的危險

(一)此次年會後一無決定的危險(即說年會後到年底繳

求全體意見決定)

(甲)主張有主義與無主義者的決裂。

(乙)主張參加現政界與主張絕對禁止的決裂。

(丙)主張宗教信仰自由與主張絕對禁止的決裂。

(丁)主張實踐戀愛自由與反對的決裂。

(戊)主張只對第四階級做事的與反對的決裂。

(己)主張單純講學與反對者的決裂。

(庚)由無共同一致之點所生不互相信任不信任學會的

感情的決裂。

(二)此次年會後倘有決定的危險:

少年中國學會問題

(甲)反對決定的為忠於主張退會,學會為小故失良友。

(乙)甲因反對加入現政界可退會,乙因反對宗教信仰可退會,丙因反對實踐自由戀愛可退會……這樣下去,倘所決定在某種情形之下,會鬧全體出會的笑話。

救濟之法:

(一)求他的不分裂

理由1.本可容多方活動,2.免此較好的團體消失。

(甲)凡有絕對相反主張的,不可輕求決定。

(乙)最好大家能諒解調協,各棄無關十分重要的極端主張乃至感情。

(丙)只求,但亦必求若干最低的一致,此亦須以諒解妥協的精神解決之。

(二)使他為理智指導的分裂

理由1.與其將來會員為無組織的消極抵抗退會,不如為有組織的積極計畫分裂。2.分裂了雖失一部分朋友,以旗幟顯明亦易另得一部分或更多的朋友。3.這種分裂於舊會員感情的交誼,乃至一部分時間可能

的互助無妨礙。

(甲)分裂亦只能求分裂後各部分內部最低的一致，然後可以分裂為二三部分，不然雖分裂亦不可能，只有瓦解雲散。

(乙)若須分裂，急須在大會未散前平心討論分裂方法，分裂後彼此關係。

對惲君意見，各會員討論良久，結果均主張就凡可以使本會分裂的各重大問題，在月刊上詳細討論。

午後繼續開會，到會者二十人（陳懋生楊賢江趙叔愚未到）

(一)信條問題

對本問題仍分兩派，甲派以本會信條過於空泛，又不普遍，主取消；乙派就經驗論，謂信條確有好处，不宜輕棄。結果主張維持原有信條者十三人，不起立者六人。（有一人臨時因事退席）

(二)徵求會員標準問題

劉衡如謂原有徵求會員標準，前兩項（純潔奮鬥）可包入信條，只須（一）了解本會宗旨，（二）對本會表充分同情。

結果主席以劉案付表決，贊成者十八人，不起立者一人。

(三)介紹會員問題

本問題分三層討論：（一）介紹人的數。康白情蔣錫昌提案均主張改為三人，以為從前五人介紹，在事實等於具文，不如三人負絕對責任者較好。結果贊成改三人者十七人，否者二人。（二）介紹人所在地點。結果主張不規定介紹人與被介紹者同地或異地者十七人，否者二人。（三）介紹女會員。一致主張慎重。

(四)修改規約問題（王克仁劉衡如因事退席）

規約行之兩年，有一部分在事實上等於具文，有一部分顯有不能實行之困難，去年北京總會開會，多數主張修改，結果推定康白情起草。現在康君已將此項草案由美寄回，其主要點即在廢除評議部代以議事會，改執行部為幹事會，此兩會須與總會同在一處，以求辦事上之敏捷。其關係全會之重大事件，則由每年招集之大會解決之。

此次討論良久，未決，是日晚在高師梅庵仍繼續討論贊成廢止者以評議員散居各地，辦事上異常遲滯，主張保存

者，恐限於一地之會員，不能代表全體；結果主席以應否廢止付表決，贊成廢止者十二人，反對者四人。（是日到會者十九人，有三人臨時因事退席。）

（五）戀愛問題

此案係恽代英臨時動議，恽君大意謂「會中對此本無規定，但現在常有此類事實發生，甚或有類似重婚之事實。個人意見，原主不加干涉，但對於會章或可云有妨本會名譽；因社會上一般人，甚或很明白的人，對此過多懷疑，為減少社會的反感，并顧及他方面的活動，認為有出會的必要。」鄧仲濟謂「自由戀愛，在學理上自無問題，但在現社會之下，恐怕因此加增我們其他更重要的活動的阻礙，這并非屈伏，實在有個輕重緩急之分。」左舜生謂「未婚者對此問題採如何態度，可以絕對不加干涉，但已婚者似宜稍主慎重。」最後恽代英提出四個條文。

- （一）因戀愛而發生重婚行為者，請出會。
- （二）男女交際中有蔑視對手方面人格之行為者，請出會。
- （三）因自由戀愛而發生其他不正當行為者，請出會。

（四）因男女交際而對於學會發生重大之妨害者，請出會。此四條提出後，又引起許久之爭辯，高尚德劉仁靜黃日葵均認恽案為不妥，應另議，結果一項多數通過，二至四項恽暫撤回。

（按一項雖經多數通過，但當時紀錄未詳人數。此事關係重大，最好有多數人根據學理與事實，在月刊上詳加討論，如果訴之學理可安，訴之事實可通，社會上一般議論，固不值一顧忌也。）

晚在高師梅庵開會，出席者二十一人（陳愚生趙叔愚未到）

（六）儲金問題

本會會員自動的儲金，發生已久，并由蘇甲榮君草有辦法若干條，已儲者由北京總會會計劉仁靜君保管。此次討論，左舜生君主張確定用途，并指定專辦教育，其理由凡六：

- （一）辦學校人才可取給於本會，比較辦實業有把握；
- （二）以本會之力建設一學校，凡本會一切機關，如圖書室，實驗室，以及等編部等輯，將來次第發生，可以一一附屬於學校；
- （三）以學校為大本營，容易使會員集中，會務進行可大見

敏活(四)假定五年後吾會有兩百會員，能儲金者半數，每

人每年平均儲五十元，亦得五千元，再益以他種籌款，發展

一中小學非絕無把握(五)本會會員願終身從事教育者

頗多，但我們所認為較好的教育理想，非自辦學校萬難實

現(六)教育就廣義的解釋，當然是生利的事業，不得認辦

實業爲生利，認辦教育爲非生利。此外發言者極多，結果主

席付表決，主張指定辦教育者十五人，主先辦實業生利再

辦教育者四人，主張將來再決定用途者三人。

七月四日在鷄鳴寺的會議

主席劉衡如 書記蔣錫昌沈怡 出席者十九人(陳懋生

王克仁張聞天沈澤民未到)

(一)修改規約起草問題

此案討論結果可分五層敘述：

(a)組織修正規約委員會，其修正之方法，係根據原有規約及本屆大會所提出與表決各案。

(b)修改後在月刊公布，由各處會員發表意見；修正委員會收到此項意見後，根據再加修改，在明年大會逐條表決，

始作爲正式成立。

(c)委員會由南京上海兩處會員組織，人數限於三人。

(按結果上海推定楊賢江南京推定陳啓天劉衡如)

(d)修正草案限一月脫稿。(按現在已脫稿，請參看本期

月刊所載)

(e)各處會員對修正草案發表意見，應於公布後四個月

內寄交委員會。(交南京高師陳啓天)

(二)其他會務問題

(一)決定北京上海會員現在所擔任會務，仍照常進行。

(二)叢書出版，由上海會員負責。

(三)推定傅代英君爲組織研究會促進員。

(四)決定明年七月一日大會地點，在杭州西湖。

括弧中按語，係編者附加，使未到會者容易明白，如有不當，當然由編者負責。

編者附記

少年中國學會規約修正案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學會定名曰少年中國學會

第二條 本學會宗旨本科學與「民治」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說明）關於宗旨一項，本人大會時曾發生爭議，後多數議決以今後至明年大會時之期間，為討論時期。在討論未定以前，主張暫不修改「民治」兩字，係此次增加贊成否請表示意見。

第三條 本學會信條如左：

一、奮鬥 二、實踐 三、堅忍 四、儉樸

（說明）有人提議信條空泛，而又無具體與確定的標準，不如取消。又有人以道德的要素，不必列為信條，致實際不能履行。既遭物議，又長虛偽，不如改為希望的信條，彼此互相勸勉足矣。然本人大會，多數贊成保留，以為實際。多少生了效果，而且欲造成一種新空氣，以挽回末俗，尤非明白規定不可。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凡中華民國之有志青年由本會會員「三人負責忠實介紹」經議事會認可，得為本會會員。

少年中國學會規約修正案

（說明）介紹會員原須五人，以實際難能，經本人大會通過改為「三人」。但須負責忠實介紹，而在最近一年內，宗旨未改定以前，尤須慎重，不得隨便徇情。這也是大會通過的，前評議部所有通過不許教徒入會一案，在本人大會雖以多數取消，然其實又多根本反對宗教，不過以或有某種教徒，不拘祈禱的儀式，而又有可為的青年，不妨用極慎重的方法，暫且容忍入會，或者使少年中國的改造，更易成功。故暫不特別規定以便隨時斟酌。

原須經評議部認可，以評議部取消，故以「議事會」代替。

第五條 凡中國人或外國人以學術或經濟贊助本學會者，經大會認可，得為本學會贊助員。

（說明）原為評議部認可，以取消，故用大會代替，以其關係重大，手續不妨鄭重一些。

原第七條歸入會費章內。

第六條 會員入會時，須具入會願書，遵守一切規約。

第七條 凡會員均須選擇左列各科之一種而研究之。

一、文科，二、理科，三、工科，四、農科，五、醫科，六、商科，七、政治科，八、法

律科、九、經濟科。

第八條 凡會員若於認定專習科目中途更改時，須提出理由書報告於大會。

(說明)原須經評議部認可，現依康白情提議改為報告於大會，以研究學問，須全由個人自由。

第九條 會員有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職員之權。

第十條 會員有建議於本學會各機關之權。

(說明)原為評議部，現取消，改為本學會各機關，所以使會員意見易於發表。

第十一條 會員有使用本學會各種設備之權。

第十二條 會員有編譯調查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會員有繳納各種會費之義務。

(說明)原案無此條，依康白情提議增加。

第十四條 凡會員有左列行為之一者，由大會議事會提出警告書送交該會員，勸其從速悔改：

一、有嫖賭或其他不道德之行為者，

二、與各政黨接近，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

(說明)關於此條有兩種解釋，本年大會時曾發生疑義，現將兩種解釋列下。

凡贊成有此種規定者，請註明用何解釋：1. 與政黨接近而且妨害……；2. 與政黨接近即是妨害……

三、違背本學會信條者，

四、對於會務漠不關心者，

五、介紹會員不加審慎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

(說明)原由評議部，現改由大會或議事會提出警告書。

第二項王光祈說「本會主張社會活動，反對政治活動，為本會精神之所在。今年大會時須加以極明確之規定。倘有違背此項精神者，即作為違背學會宗旨，請其出會。」今年大會竟以多數通過會員可以參加政治活動，然意之所指，却大不同，有指革命的，有指第四階級政治的，有指現在政治，而督責其活動的效果的，故雖同是贊成政治活動，而實際却極相反，不如暫且保留原案，以免失掉本會之生命，發生重大之危險。成都會員也說「會員以後無論有何機會，不許與政黨生關係。」

第十五條 凡會員有左列行為之一者，經議事會調查確實後，

得召集臨時大會，或用通信宣告除名：

- 一、違背本學會宗旨者，
- 二、利用本學會名義爲個人私利之行動者，
- 三、既入本學會後，又加入政黨，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同十四條第二項說明）。
- 四、會員人格上有重大污點，因而妨害本學會名譽者，
- 五、犯第十四條之禁約關於同一事件已繼續提出警告書二次，而無悔改之望者。

第十六條 凡會員自願退會，須提出理由書於議事會或大會。

第十七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之退會會員，須繳還徽章及一切證書，但已繳於本學會之會費不得退還。

（說明）但書依康白情提議增加，免起紛議。

第三章 會務

第十八條 本學會發行報章、雜誌爲研究學理及會員通信之用。

（說明）『雜誌』二字新增，似較圓滿。

第十九條 本學會編譯並刊布圖書，以爲補助教育之用。

少年中國學會規約修正案

第二十條 本學會幹事會得推薦會員或延請名人演講，以益學識。

（說明）幹事會即執行部，依康白情提議修改。

第二十一條 本學會由會員自由組織各種學科研究會，以便共同研究。其事項如左：

- 一、解釋疑問 會員於學識或事實上發生疑問時得提出於學科研究會討論之；如仍不能解決，應由該研究會主任徵求中外學者意見以解決之。

二、供給材料 凡關於某學科需要之材料，該學科研究會會員有互相供給材料，或介紹書籍之義務。

（說明）本條依原案二十一、二十二兩條，略爲更變，而採康白情之提議。

第二十二條 凡一地方有會員三人以上時，得組織學術談話會，或『同樂會』以交換知識，增進愛情。

（說明）原案學術談話會爲『應』的硬性規定，以事實上多感無味，故改爲『得』的軟性規定。同樂會採取蔣錫昌交誼會提議之意而增的，所以使會友間的愛情，逐漸濃厚。

第二十三條 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之細則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學會除力行上列各條外，當隨時擴充舉辦有益事業，以圖發展。

第四章 機關

第二十五條 本學會設總會於國內交通較便而會員人數較多之地，綜理全會事務。其地點由大會決定。

(說明)原定設總會於北京現既將評議部取消，設議事會於總會所在地，則須人數較多，而交通又便利之地，才易流通消息，故改定如本條。

總會外各地有會員五人以上者，得設分會。

第二十六條 本學會設大會，議事會，幹事會，各科研究會，及編譯會。

(說明)大會為本學會最高的立法機關，幹事會為執行機關，直接對於議事會負責，議事會受大會的委託，監督贊助幹事會而對於大會負責。因評議員散處各地實際極感不便，故以議事會代替，而設於總會所在地。依康白情的提議，而又經本年大會通過了的。

各科研究會即原來之科會，不過不依大學分科的辦法，致嫌廣泛，而以某一學科為組織的單位，如文科得分設哲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教育研究會等。

編譯會即原來之編譯部。

第二十七條 大會由全體會員組織之，但以道遠不能到會者須用書面提出意見於大會。

第二十八條 議事會由總會所在地除幹事外之全體會員組織之，對大會負責。議事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議事會會員互選之。

第二十九條 議事會有議決及監督全會會務之權，但須經大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本學會臨時發生緊急事件，不及召集大會時，得由議事會用書函徵求各地會員之多數意見，交幹事會執行。

(說明)議事會雖為評議部的代替，前為委託的性質，後為代表的性質，故不宜將原第三十條之權委之議事會，致生專擅之弊。

第三十一條 議事會與幹事會，均得建議於大會。

(說明)原只許議部今增幹事會因建議仍須大會表決無妨
集思廣益。

第三十二條 議事會與幹事會於開大會時須派員出席報告
經過情形及經濟狀況。

第三十三條 議事會有審查預算之權。

第三十四條 議事會議事以議事員之過半數決之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任。

第三十五條 幹事會以幹事五人組織之對議事會負責。

幹事由議事會選出互推主任一人綜理事務有大事時則開
幹事會決定。

第三十六條 幹事會分總務交際調查會計庶務五股由各幹
事主任一任其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三十七條 幹事會有執行本學會對內對外一切會務之權
但須經大會或議事會或多數會員通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幹事會須編製預算及提出決算案於議事會。

第三十九條 幹事會得提出議案於議事會。

第四十條 各科研究會以一學科為單位由會員自由組織之

但每會員至少須屬於一研究會。
各科研究會細則另定之。

第四十一條 各科研究會各設主任一人綜理本科事務由各
該科研究會會員互推之。

第四十二條 編譯會暫分月刊編輯部與叢書編譯部各主任
一人由大會推定其細則另定之。

第四十三條 月刊編輯部主任綜理月刊編輯事務叢書編譯
部主任綜理叢書編譯事務促進各科研究會之進行。

(說明)本條依今年大會通過規定。

第四十四條 本學會設書記校勘若干人由主席或各部主任
於會員中指任之。

第四十五條 本學會儘先籌設出版部圖書室閱報室體育室
及其他公共事業之機關。

第四十六條 出版部設經理一人由議事會選舉或聘請之。

第五章 職員之選舉與退職

第四十七條 凡由選舉之職員須得票過半數者當選次多者
為候補員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法定之。

第四十八條 職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第四十九條 職員辭職須提出理由書於議事會或大會，得同意時，聽其辭職。

第五十條 職員有違背規約者，經議事會或臨時大會議決，得命其退職。

第五十一條 職員有缺額時以候補員充任。

第六章 會議

第五十二條 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織之。

第五十三條 會員大會於每年七月一日開會一次，由幹事會召集之，其會議事項如左：

- 一、選舉或推定由大會產生之職員。
- 二、議決預算。
- 三、討論本會進行要項。
- 四、議決一切提案。

第五十四條 本學會臨時有特別重大事件，由議事會議決或會員十分之一以上連名之要求，經議事會審查認為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大會，但有會員五分之一以上連名請求開臨時大會，幹事會即召集之。

第五十五條 幹事會通知召集臨時大會日期及所議事項，須

斟酌道路遠近，提前付郵。

第五十六條 開大會時有全體會員三分之一以上到會到會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案，對於全體會員得發生效力。但大會對於重大事件，認為必須得未到會會員之同意時，得以書面提出，再徵求全體會員總投票以過半數決定之。

(說明)原案須三分之一以上到會始得開議，因會員散處各地集會不易，如必須三分之一以上始得開議，則勢必不能開會。今年大會只到了二十三個人，不及全體會員三分之一，是個明證。故不如改定如本條，不論開議人數，只論決議人數，較為妥當。

第五十七條 會員提案須三人以上連署，始得付議。

第五十八條 議事會幹事會表決議案之法，以過半數決之，贊否同數時，由主任決定之。

第五十九條 表決權得以書函代之。

付議事項與該會員私人有關係者，該會員無代表權。

第七章 會費

第六十條 本學會會費以左列各款充之：

一、會員入會金，二、會員常年捐，三、職員特別籌募，四、贊助員之贈與。

第六十一條 會員納入會金一元，於入會時繳之。納常年捐二元，於開常年大會時繳之。

第八章 附則

第六十二條 本學會分會得自行議定規約，但不得與本規約相抵觸。

第六十三條 本學會總會與分會之關係，另以專則定之。

第六十四條 本規約須經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變更。

第六十五條 本規約得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同意時，即生效力。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一)八月十日上海的聚餐會

本會會員方東美、沈君怡、王崇植、恽震，均定本月赴美赴德留學。上海會員，特於本月十日晚在都益處舉行聚餐會。到者除方沈王恽四君外，有楊賢江、張聞天、左舜生、鄭伯奇。方恽兩君均入美國惠斯康新大學，方君習哲學心理學，恽君

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仍繼續攻電氣機械。王君入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第一年仍繼續習電氣機械，第二年以後，或兼習飛機製造。沈君赴德習土木工程，兼習美術建築。現方王二君已於本月十二日乘中國郵船赴美，沈君已於十三日乘法郵船包島斯赴德，恽君須至本月二十八乘南京船起程云。

方君暫時通訊地址如下：

Mr. Tommy H. Fang

% Prof. T. Macl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sconsin

U. S. A.

王君暫時通訊地址如下：

% Mr. T. K. Yu

333 Forty Second St.,

Pittsburgh, Pa.

U. S. A.

沈君通訊處暫由王光祈君轉交

六七

(二)會員消息

謝循初 已由意大利倍大學轉入芝加哥通訊處如下：

Mr. H. H. Sie,

5535 Maryland ave, (Chicago

Ill, U. S. A.

阮真蔣錫昌 已赴廈門集美術師範擔任教職。

毛澤東 暑假中由長沙赴滬，現在杭州南京一帶遊歷。

周佛海 暑假中由日本回國，現寓上海漁陽里六號。

高君宇劉仁靜 均因赴南京大會南來，並遊歷滬杭一帶，現高

君已返北京大學，劉君擬留滬習德文云。

陳愚生 已由京回川，并邀有會員李大釗鄧仲澥楊效春黃日

葵赴川舉行暑期講演，現均留滬重慶，陳君通訊處仍在東川

道尹公署。

會員通訊

南京大會出席諸兄公鑒：

我不一定來，所以先預備這一封書，以代面談。我所以不來的

原因，因為假期內我將來定有一回道過甯滬，此時若來，則時間精神，費用上都有點不經濟，好在我也不來也沒有什麼關係，或者我就不來了。我和到會諸兄沒會會過的不過六七人，不久總有見面的機會。

昨天仲澥說起執行部要報告，我想會務要報告的，也都在月刊陸續發表了，現在我就翻出舊賬來，綜說一回。本年度總會的會務，可分做三個時期，去年十一月以前是正主任陳愚生經手，本年三月以前，是副主任鄧仲澥經手。他們兩位於會務都很勤勞，我們應該謝謝的。仲澥很比較的奮發——如籌備數次宗教講演大會於本學會及社會的影響實在不小——想諸位也都知道。自愚生仲澥先後入川赴滬，執行部無人主持，北京方面初本推陳君仲瑜代理。旋仲瑜以精神欠佳，辭職，弟以非才，權代執行。綽短汲深而且別方面我的瑣事過多，又因北京學潮事，弄得我們精神很不安定，所以三月以來，毫無建白，僅僅保管文件，實在對不起學會。現在愚生仲澥已先後回京，惟愚生仍須入川，目下大會雖已屆改選職員之期，惟海外評議員選舉票，尚未投到，不能於七月一日如期開票，其餘職員，均無從產出，一切會務仍

應請原任執行部副主任鄧仲澥繼續主持，仲澥有不能兼顧之處，則我亦願分勞。六月十七日，我們在中央公園開會，北京同人對於此層均無異議。

這一年中總會方面新辦的只有儲金同編輯書目兩件。儲金的情形，已請養初兄報告。我所擬儲金的辦法前曾發過油印並見月刊第十二期，想諸位都看見了。有好幾位均以爲宜先確定用途，儲金方能有起色。關於用途，諸兄現在便可以討論討論。我個人及北京同人大概無主張用在一種生利的事業上，京外會員，則有一部分主張辦學校。我們也不反對辦學校，不過很不以儲金直接辦學校爲然。因爲學校不能生利，而且永遠需要消費上的供給，決不是幾百圓幾千圓所能夠辦的，要是像一般只爲維持一二人生活計的私立補習學校，一面徵收學費，又沒有什麼設備，那就租一間房子，只有幾十圓錢，便可以着手，一兩週便可以成立，但我想這決不是我們心目中所想辦的學校。設使在一二年內能夠積儲一萬數千圓，我們理想的學校自不難實現，可是我們沒有這樣大的財力，就算有，完全是一種捐款的性質，恐怕事實上也做不到，就算做得到，也很不經濟。我們若先辦一

種實業，再拿這實業的出息去辦學校這一類消費的事業豈不更好。如是儲金便是股本，充公爲學會所有——如新中學會之書社及鐘頭公司——或仍爲私人的股本而以利息之全部或一部捐入學會，均聽儲金者的願意。我以爲用在實業上，一般會員對之總比較的有普遍的興味。我說辦實業是要有遠大計畫的，儲金不過是一點小基礎，會員還可以臨時儘所有的能力入股。若能在一二十年内辦一種大規模的實業，如商務印書館的，拿這出息去辦學校圖書館或辦報，有什麼不可以呢？學生以爲我們書生不配談實業，那麼，恐怕書生也只不過有搖筆弄舌的薄技，什麼創造少年中國，改造社會不會落空嗎？學會是一天一天的擴大，分子是一天一天加多的，目前縱缺乏實業的人才，將來也應該物色收羅有志於此的青年。

我以爲我們的事業，所需要的學識經驗，只要各個分子真能努力，都不成什麼問題，只是財力，若不早自爲謀，將來不免處處倚賴或利用外力，總是危險的。我們就社會一方面說，固然很希望一般資本家熱心公益，美國的教育事業如學校圖書館等，何嘗不是一二資本家的金錢十占八九呢。然學會的事業，我們站

在自己的地位着想，就應該養成團體自立的實力。或者也有人把金錢看得很容易，譬如國中過去及現在的政黨，以及附屬於政黨或與政黨有關的什麼會什麼社，他們何愁沒有錢，我想我們學會是決不能如此。就是比較公開的在社會募捐，我們的事業，也不要存這個心。工讀互助團，向資本家官僚分一杯羹，養這一般攻擊資本家倡導共產的青年，結果還是不能自存，我覺得這是青年界很可羞的一件事。我們學會以後不可不養成自己的實力，去辦自己的事業，以自己的生產，供給自己的消費。因此我就覺得無論為個人為團體，都有儲金與辦實業的必要。現在青年與青年組合的團體，大概是拚命去消費的多，很少注意生產的，所以容易失敗或墮落，我希望我們在這一點上多留意些。

編輯書目，本來是由各地方就本處會員所有先行編輯。北京是仲瑜辦理，就我所知，似乎還沒有一人填繳。這是一樁很繁雜的事，也不必責效過速，我們可以慢慢做去。南京同人當初對於此事最為熱心，不審可曾編成了否？我想各地都很希望知道編過的告訴他們經過的困難與經驗及編法來做參攷。

以學會名義對外辦的只有兩種月刊。少年世界自二卷一號

停版，隨後出了一期日本號的特刊。少年中國的編輯因為我無暇兼顧，自今年三月移滬歸舜生辦理。現在聽說各處都不肯多供給稿子了。我是不主張勉強對外撐門面的，不過以我們這個學會，似乎不至於連一個月刊也辦不了。諸位以為如何？

至於一部分會員團結在各方面發展的事業，在歐洲有巴黎通信社，是舊有的，最近的情形，可請高君宇兄報告。在美洲有中美書報代售處，是黃謝兩君到美後新組織的，進行的情形，可請國內經理黃日葵兄報告。國內則有川東的教育事業，懋生兄也可以報告。

巴黎分會，於本年三月成立，已見第十二期月刊。

至於會員，本年度新加入的共十一人。已出會的一人——易家。前曾自請出會，經執行部挽留不出會的一人——章志現。自請出會，執行部已致意挽留的二人——王德熙張明綱。故本學會除北京總會外，現已有分會三處——成都南京巴黎。會員除已出會及死亡者外，全體共八十二人。

我雖沒有到會，寫完這一封書，彷彿我今天已經在南京了。

弟蘇甲榮十年六月二十六日自北京

少年中國學會同志諸兄：

海天在望，舉筆神往！謹先祝你們康健！少年中國學會康健！

我於去年九月二十八日離開上海，至今才來信報告殊覺慚愧！但所以遲遲不來信，也只是爲了慚愧！十月三日船泊橫濱，我往東京去看壽昌他們。只爲貪說幾句話，遲誤二十分鐘，便掉船往日本一個多月。想來這麼荒唐，還能担負甚麼事？自責之餘，覺得深對不住愛我底你們，更深對不住我愛她的少年中國學會，所以十分慚愧。

還幸掉船也頗有所得。第一我生性頑梗，最宜當受挫折。這是我一個很親切的教訓。第二我在東京得飽領壽昌澤民間天他們底教，裨益我底修養不淺。第三，去年五月往日本一次，甚嫌觀察得太皮毛。幸得重遊一次，以前不甚了解的，又較了解了。第四，我得於那裏和許多想相會底舊朋友新朋友相會。

我於十二月十二日改搭乃路上岸美國的。本來我計畫往紐約的。臨到離開舊金山底前一夜，卻接到枚蓀從那裏來電教我不忙去。後來他底信上給我說：紐約太是一個鬧市，不容易看出美國人底全體生活。再則生活程度太高，經濟上也成困難。三則

初到這裏，最好找一個較清靜的大學住兩三年再入更繁盛的大學，較能得實益。聽了他底勸告，於是我便退回車票，決定在西美先住兩三年了。

我已於今年一月八日入加里福尼亞大學大學院。北京大學雖注重英文，而我底英文卻特別壞。初來這裏，聽覺還不十分馴熟，僅選了三個單位底晚近社會改造學說，下學期當能多選。

我住在一個美國人底貸間裏，每月房費十四元，卻是預備兩個人住的，還附一小間廚房。先在街上吃飯，每月約用三十二元。一月以來，我嫌走路費工夫，並想使錢更用得有效力，便自己作炊，每月約用十五元。實驗底結果，自己作炊並不多費工夫，伙食倒要干淨可口些。從下年起，學費每月約用十三元。平日洗衣、剪髮、坐車郵費等必需的零用，每月約用八元七角。我自己訂底報章雜誌甚多，每月約用三元。書籍費每月約用五元。參與各種團體底例費每月約用一元。不久有劉英士君要從華盛頓來和我同住。那麼我自己底預算案將只是每月支出五十二元七角。我底學費每月有一百元。但是我底窮朋友甚多，大家分用後，倒多虧空。我將和劉英士君夥同翻譯歐美名著，以版權稅彌縫不

足，或抽工夫去作些勞力的工。

一天二十四點鐘。我以八點鐘睡覺，一點鐘吃飯，一點鐘盥漱，穿卸，半點鐘運動，六點至七點鐘上課讀書，兩點半鐘閱報章雜誌，兩點至三點鐘做文章寫信，兩點鐘游息。星期日會朋友。但證諸近日，游息竟不可能，只是終日勤勞罷了。星期日也少有會朋友。

所住白克里氣候溫和，風景明媚。近日滿街花木逢春，髣髴全市都是一個大公園似的，不過這種美覺得不如東方的美，感人得深，也許是我自己太乾燥。我雖覺得他美，卻不緊留在腦子裏。有所感興，也隨感興隨丟。我常往比格洗底山上去讀書。但倒是生活機械，血和肉倒一天一天地更充滿了。

我既亟亟於讀書，又要作相當的工，只怕此後不能為少年中國多做文章，也不能給朋友多寫信。這是要預先告罪，並求諒於少年中國學會以外愛我底朋友的。

前年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承大家愛厚，教我編輯少年中國。當時正奔走於『五四運動』，未能盡力。其實我學問隔成熟太遠，也畢竟不能勝任。守常公事太繁，更顧慮不到。所以她第一卷能出

半年，差不多全是光祈底力量。下半年我還是奔走四方，主其事的差不多全是日葵壽椿申甫他們底力量。我始終未能盡力。其後種種活動應該我盡力的，我都未能盡力。每一想及，輒不勝熱潮於背！至於歷來的學生運動，我自己不度德，不量力，不恤以微力圖効，不顧你們底諷勸，知其不可而為之，而我誠還未足以感人，學還未足以濟用，終於無所成就，反擲我學問的光陰於虛耗，回想起來，有負愛我底你們，和我愛她的少年中國學會多了！清夜捫心，更覺神明內疚，無以自解！我將要怎麼樣才能贖罪我呢？我底大病，在乎議論多過於實行。並不是不尙實行，也不是沒有實行，是綆短汲長，實行趕不上議論。再推進一層，實在就是學問隔成熟太遠便拿去應用。那麼我唯一缺乏的是學問。就是目前下唯一要補足的是學問。那麼我只得姑且以力求學問，報愛我底你們，和我愛她的少年中國學會了！

我正把我底詩彙成集子，出版一部草兒，我很熱心要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叢書運動。但我甚嫌他太淺薄，不配做叢書，所以自由出版。於是同時也不敢拿他去減價新潮社叢書。

我雖有成一個學問家底可能，卻深不願意成一個學問家。我

愛詩人比愛學問家還要真摯得多，不過詩人也得要相當的學問，尤其要人格的修養。我目下所預備的，只是要做一個少年中國底新詩人罷了。

讀光祈時珍他們底通信，看他們自己說出預定的終身事業來，倒覺得很真摯，很痛快！我也早定得有終身事業，就是將於六年後在北京開一個公衆食堂，我自己去當堂倌，學招呼應酬。我還承認勞心的工和勞力的工同價值。我將同時以餘力從事於教育。這是我將在少年中國裏生活最後的目的，大約於一九二七年可以開工。

我相信少年中國學會必能創造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只要她穩穩地走去。不過我不相信單靠她一個團體便包辦得到，更不相信單靠我們現有的幾十個會員便包辦得到。她所能辦底事很有限，同時便不能不以她所不能辦底事信託給別的團體。那麼會員中爲某種特殊目的而和別的團體生關係或自由組織別的團體，我們不能認爲他不忠。因爲他作那件事就正是效忠於本會。少年中國學會固屬籠統，也自有她底特殊色彩。如家鏡組織家庭研究社，代英爲共學社供給稿子，家菊以翻譯作晨

報社叢書都是她自己所不能辦的。我們能終身只在這一個團體，固屬難能而可貴，但我們要這樣提倡，恐怕她真正的忠臣就還不出幾位了！不然，他們先已入新潮社或國民雜誌社而後入本會的，不是先已不忠於他們原有的團體麼？復次，她固然不是政黨，同時也不能不承認一切政黨正當的發展。人之爲善，誰不如此？他們對於社會，也自有其正大的抱負。我們不入政黨自然自待得很高尚，卻不可隨便蔑視異我者底人格。不然，政治這個東西，事實上存在自若，蘭生空谷，不爲無人而不香，世間不能盡然，我們蔑視他們，他們不自己灰心，率性往壞處走麼？復次，她底分子固然尚純粹，但在可能的範圍內應該極力擴充，不宜詭譎然拒人於千里之外。我不敢誣天下無才，我不相信中國只有我們幾十個會員是好人。我們一方面熱望擴充會員，一方面卻至再至三至四限制新會員底加入，訂出種種條文。這種條文真能實行，也還無愧，而事實上竟等於虛設，豈不嫌表裏不一致？向來物色會員是光祈舜生慕韓仲蘇他們完全負責，我不會單獨負責任介紹過朋友。我此後也不容易介紹朋友入少年中國學會。不過我對於這種限制深爲懷疑。少年中國學會既沒有衣食以

飽暖地底會員，又沒有勳位勳章以榮耀他們，爲甚麼人家要那麼無恥，以感情央求她底會員介紹他入會呢？如我就是有人介紹的，我前後所入底團體總不下三十幾個。但我只有拒絕人家介紹的，從不曾央求人家介紹過我。我也從沒見過央求我介紹他入甚麼團體的。如果有誰敢於央求他介紹他入甚麼團體，央求的固然無恥，被央求的也具微平日束身不嚴正，不配做少年中國底少年了！所以我主張廢除從前具文的限制。對於新會員底擴張，只須有會員三人合意的，負責任的介紹，便可無條件地加入。不然，我們固不怕太多的中國少年對於少年中國學會失戀，也不怕我們自己在社會上造成一種悶悶。

家貧出孝子，國亂出忠臣；民生凋敝出社會革命黨。孝子，忠臣，社會革命黨，都是些不祥之物！人非喪心病狂，絕不願常出這些東西！有中國底老大而後有少年中國學會。敢說少年中國學會至少也是不祥之物！我們趕快創造出我們理想的少年中國，使其中人人都趕快成我們理想的少年，於是她就不能不趕緊失其存在底價值。所以我絕不忍必祝她萬歲！我深愛少年中國學會。我願他穩穩地走去，結果成中興意大利底少年意大利黨，不

要成東漢底黨人明末底復社！

我已有五個多月沒得讀少年中國了，不知道她底進行怎麼樣？我於會務底發展上不能多出主意。因爲我們以前所擬定底計畫還沒有做到，空說無益。好在學會裏能高瞻遠矚和精明強幹的人頗不少，你們說出來的，我但選可能的去做已經夠了。惟有去年七月一日在北京開週年大會，討論到章程，我曾提議修改，大家教我擬具修改的草案，我還遷延沒辦，甚是遺憾！現在想來，修改章程很費事，深悔從前的孟浪。不過既經成議，只得擬具修改的草案，請大家斟酌。照少年中國學會規約第六章第六十三條底規定，會員提議，須五人以上連署始得付議。此議既在大會提出，又經北京同人同意，所以就直接奉上了。

去年五月我和彥之壽椿日葵他們組織北京大學遊日學生團往日本去，曾受執行部委任，以少年中國學會代表名義，接洽其種種新文化運動團體，作相當的宣傳。我們很受歡迎。他們對於少年中國學會表示十分信託。他們都以改造中國底責任信仰她。這種運動，壽昌伯奇懋德都很出得有力。我們已經和他們相約，互通消息，交換印刷品。我們從日本帶回來雜誌多種，都是

他們送的，已經交結北京總會了。計所接洽的，在東京有新入會，日本建設者同盟本部，冷忍社，曉民會，和台灣青年雜誌社，在京都有勞學會，六日俱樂部，台灣青年會，和朝鮮青年會。望執行部長寄本學會機關雜誌給他們。我們在日本會受他們懇懇的招待。將來他們如到中國來，也望懇懇地招待他們。其他偶然接洽的，並沒有互通消息，交換印刷品底約束，名目繁多，也就不備舉了。

我所到之處，只要有機會總為少年中國學會宣傳。我實際能為她作底事甚少，只不敢藏她底善處，將隨舟車所至，把你們所作底成績告訴給世界底人們罷了！

我們會員結合之初，各人理想的少年中國本不一致。我以為這正是她底長處。所以我們自己，就是會外底人，也都說她富於浪漫的色彩。就是，我們主要是以感情而粘合的。感情的結合，其成功固然可驚，而其墮落也很可怕！我們作事很可以尚衝動，而對人卻萬不可以尚衝動。至於分子之間，以感情始的，深願最終還扶植我們底感情。我們平日覺得感情很好，每到真作起事來便發現意見衝突。有時候個人能力要宣告破產，竟找不到帮手。

甚至於從種種方面，看出我們會員之間已發生地方的意識。假使要照過去的情形推演下去，我們只好當她做文會詩社，如要做創造少年中國底實用工夫，恐怕和舊社會對壘不到兩三個回合，我們底團體便自己失了戰鬥力了！推其原因，大概有種種：我們將以救他底弱點的，大概也可得種種。第一，我們要以全副好意，互相信託。我們結合之初，除了最初十來位較有悠遠的交情以外，其餘差不多都沒有很悠遠的交情，或由一席話，或由一封信，偶然意氣之合，便相吸引。我們於彼此底平生，自不能那麼互相了解。我們浪漫的色彩既太濃厚，天然要受舊社會底深刻。那麼我們假使要活動，便不能不預備些回數失敗。感情是無常的。我們等一回看着一樣東西覺得很新奇，第二回便平談了，第三回第四回便以為不過如是了。何況互相了解既不怎麼樣深，而各人又必不免有失敗，而各人又都各有其弱點呢？我們但當互相信託，更重在互相忘掉其弱點。其實，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就任對會外甚麼人也不可全副好意，互相信託。不然，滿地荆棘，我們將沒有去處了。第二，我們用人要專，宜予以稍能獨斷底全權。我們常見一個能辦事的往往越權。這並不是他底不

是只是他底才太大，我們給他底權太小了。如光祈在北京往往善於包辦，或不免越權，但我卻十分信託他。這次我修改章程底用意，也就根據這一點。第三，我們要推心置腹，互相諒解。我們感情既感，往往彼此期望過度，期望過度，就容易失望，而怨懟就跟着出來了。如北京同人怠於編輯少年中國，常受各處底責難，而他們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易地則皆然。他們受一次兩次還苟可以容受。若至三至四，人誰無盛氣，而怨懟便又要回轉來了。甚願此後於批評別處同志底行為，設身處地，加以十分同情去諒解他。

我嘗說：「一種雜誌，他底著者只是以知識為單位結合攙來的，而其中沒有感情和意志底作用，無論怎麼樣他也是一個半身不遂的。」嘗少年中國才出世，我嘗以這個讚美她，說她至少可以免還半身不遂的毛病，但感情太多，而意志薄弱，知識偏枯，也未嘗不同是半身不遂。我並沒發見少年中國學會已成半身不遂，不過鑑於她浪漫的色彩太濃厚，輒不勝杞人憂天之感。說我不智，當然是我樂受的。

到美國以後，不成系統的感想甚多，卻不得機會發表。近日讀

書小有心得，我都全讓他醱醉在心裏，師仲蘇釀成與而不做詩底意思。今日所能做而正做着的，只是刻苦做人，刻苦讀書，刻苦作事，以期勿負愛我底你們，和我愛她的少年中國學會罷了。

海天在望，舉筆神往，謹再祝你們康健！少年中國學會康健！

弟白情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日，於美國

附錄

留德學生中德文化研究會

我們以為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幸福，要建築在各民族的了解和同情上面。我們又以為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皆各有所偏，在人類的歷史上，已經給我們許多痛苦和教訓。假如我們人類自認是一種智慧的反省的進步的動物，便應該打破從前自己造出來的民族界限，另創造一種共同合作的生活。我們以為要實現人類共同合作的生活，非使東西兩文化結婚，另產生第三種文化不可。我們是生長在東方文化的中國，現在又來在西方文化的德國，便引起一種重大責任。這個責任便是力謀中德兩

民族的了解和同情，並且產生第三種文化，以實現我們人類共同合作的生活，一洗人類歷史上的污點。

本會簡章

- 一 本會以介紹研究中德兩國文化為宗旨
- 二 本會隨時發表德文著述介紹中國學術上社會上政治上的思想或消息在德國發表（如不能作德文者即請暫作中文由會中派員翻譯）
- 如德國報上有關於中國的論文和消息由本會譯寄國內各報
- 凡本會會員對於德國文化研究之心得寄回國內各雜誌發表惟由作者自行指定該項雜誌會中不加干涉
- 三 凡留德學生贊成本會宗旨者經職員會議之許可得為本會會員
- 凡會員入會時須納入會金十馬克
- 凡會員每年須納常年捐二十四馬克每年四月一日作一次繳納其入會在四月以後者每月以二馬克計算算至次年四月一日於入會時連同入會金一併繳納如有特別需

要時隨時籌集

- 四 凡德國人贊成本會宗旨者經職員會議之許可得為本會名譽會員
- 五 本會設德文書記二人中文書記二人交際員二人由會員選舉之任期一年

前項職員六人共組織職員會議管理本會會務

- 六 本會發表之文字須由職員會議開會審查如認為可以發表須全體職員簽字用本會及作者兩種名義發表
- 七 本會會員得隨時自由出會惟須報告職員會議
- 八 本會每月開會一次由職員會議召集外埠會員隨時通信討論交換意見
- 九 本簡章經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提議得隨時修改

發起人（以姓名筆畫繁簡為序）

魏嗣鑾 鄭壽麟 詹學時 張夢九
陳鶴鳴 孫少荊 金其肩 宗白華
吳 屏 王達生 王光祈

通信處 鄭壽麟 Shou-Liu Cheng, Frankfurt a. M.

Premngelheim, Niemandfeld 22.

Vereinigung Chinesischer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Die Unterzeichneten beabsichtigen, eine, Vereinigung
chinesischer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¹ ins Leben zu rufen.

Über die Ziele gehen beifolgende Satzungen Auskunft;

Wir gehen aus von der Ueberzeugung, daß ein
weltlicher Weltfriede nur gegründet worden kann auf eine
gegenseitige verständnisvolle Kenntnis der geistigen und
ethischen Toleranz der Völker.

Wir glauben, daß heute sowohl die abendländischen
wie auch die morgenländische Kultur für sich genommen
einseitig ist, daß es eine gegenseitige Durchdringung
und Befruchtung die kulturell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fördern müßte.

Wir Chinesen sind Bürger eines Landes mit uralter

hochentwickelter morgenländischer Kultur. Und wir leben
jetzt in Deutschland, einem Lande von hervorragender und
ausgeprägter abendländischer Kultur.

Gehen wir aus Werk! Tragen wir an unserem Teile
dazu bei, jene Verschmelzung und Befruchtung der beiden
grossen Kulturen zu fördern, aus der die Kultur der Zu-
kunft, die Menschheitskultur, entstehen soll!

Chang Mong-kiu, stud. rer. pol.

Chen Ho-ming, stud. rer. pol.

Cheng Shou-lin, stud. phil. nat.

Chung Chi-ku, stud. phil.

Kiung Chi-mi, stud. rer. pol.

Sung, Shao-kin, stud. rer. pol.

Wang Kwang-ohi, stud. rer. pol.

Wei Si-luan, stud. phil. nat.

Wong 'Ja shang, stud. ing.

Wu Ping, stud. phil. nat.

Frankfurt a. M., den 15. Februar 1921.

Briefadresse:

Shou-lin Cheng, Frankfurt a. M., L'wegestheim, Ni-
emandsfeld 22.

Vereinigung Chinesischer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Satzungen

1. Die Vereinigung chinesischer Studierender in Deutschland verfolgt das Ziel, an der Förderung kultureller Bestrebungen mitzuarbeiten. Insbesondere will sie beitragen zur Kenntnis Deutschlands in China und zur Kenntnis Chinas in Deutschland.

2. Dieses Ziel sucht sie zu erreichen im besonderen durch Veröffentlichung von Aufsätzen in Zeitungen oder Zeitschriften, und zwar i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3. Mitglied der Vereinigung kann jeder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der Chinese werden. Ueber seine Aufnahme entscheidet der Konvent der Vereinigung.

4. Deutsche können als Ehrenmitglieder der Vereinigung gewählt werden.

5. Die Vertretung der Vereinigung nach aussen übernehmen zwei dazu gewählte Mitglieder; es werden ferner gewählt zwei Schriftführer für chinesische Veröffentlichungen und zwei für deutsche Veröffentlichungen. Diese sechs Mitglieder bilden die Verwaltung der Vereinigung.

6. Alle zu veröffentlichenden Arbeiten werden von der Verwaltung geprüft und durch Unterschrift derselben genehmigt. Die Veröffentlichungen erscheinen unter dem Namen der Vereinigung und des Verfassers. Es ist jedoch jedem Mitglied überlassen, privatim, d. h. unter eigenem Namen, Veröffentlichungen vorzunehmen.

7. Der Austritt aus der Vereinigung erfolgt durch

schriftliche Erklärung des Mitgliedes an die Verwaltung der Vereinigung.

8. Jeden Monat soll eine Sitzung der Vereinsmitglieder (Konvent) durch die Verwaltung berufen werden. Die auswartigen Mitglieder werden zu brieflichem Gedankenaustausch eingeladen.

9. Zu allen Beschlüssen des Konvent, auch zu einer Aenderung der Satzungen, genügt einfache Stimmenmehrheit.

少年世界第一卷全卷
 合裝本：洋裝一冊，
 一元八角；平裝二冊，
 一元五角；現存無
 多，購閱者請從速！

本月刊第一卷全卷精
 裝一冊的：定價洋一
 元七角。平裝兩冊的
 定價洋一元四角。
 存數不多，要買請快
 ，遲便難得了。

少年中國第三卷第二期

民國十年九月一日發行

編輯者 少年中國學會
 發行者 少年中國學會
 印刷者 亞東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亞東圖書館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84-85 Canton Road,
 Shanghai, China.

| 郵費 | | 定價 | |
|----|---|------|------|
| 外 | 內 | 每月 | 全年 |
| 其 | 日 | 一角二分 | 一元二角 |
| 他 | 本 | 二角 | 二元二角 |
| 每 | 與 | 二角 | 二元二角 |
| 冊 | 國 | 二角 | 二元二角 |
| 六 | 內 | 二角 | 二元二角 |
| 分 | 同 | 二角 | 二元二角 |

(如遇特刊號價須另加)

少年中國學會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本學會的宗旨:-

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

Our Association dedicates itself to Soci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order to realize our ideal of Creating a Young China

本學會的信條:-

(1)奮鬥 (2)實踐 (3)堅忍 (4)儉樸。

預 出
告 版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法蘭西藝術史略

李 璜 譯

此書是一九一四年，因爲舊金山賽會，巴黎大學校長請巴黎大學各教授分門編輯者。

其中隨學科的性質分列成集，現在先把哲學，羣學，教育學的一集，文學，美術的一集，政法經濟的一集，編譯出來。

其餘關於自然科學的數集，以後陸續編譯

第一集不久出版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